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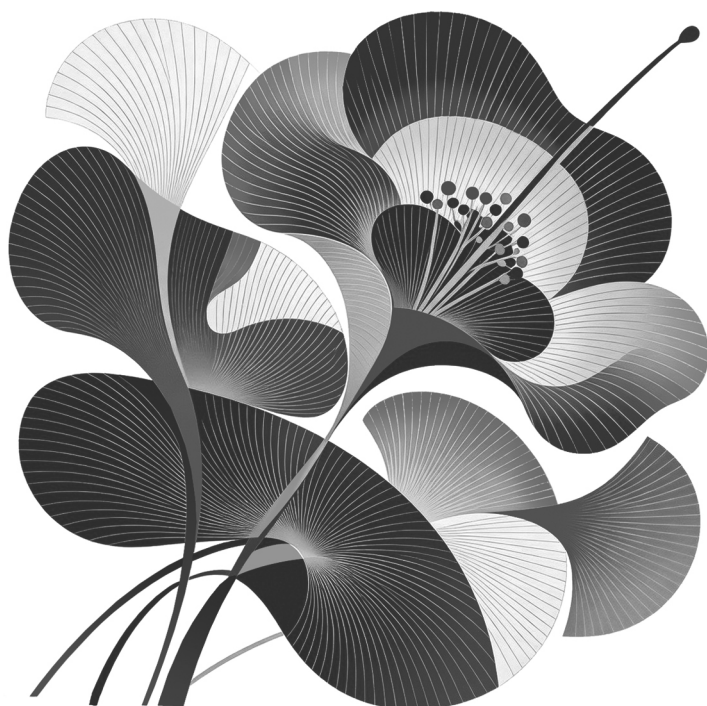
湖北作家

2026 总第99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准印证号(鄂)4200-2026182/连



湖北作家

HUBEI ZUOJIA

编委会主任：

李修文 古新功

编委：

李修文 古新功

申东辉 曾 怡

蔡家园 彭 霞

沈小群

主 编：

蔡家园

副主编：

彭 霞

编辑部主任：

王桐贵

责任编辑：

张亦扬

编印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辑：《湖北作家》编辑部

刊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68880630

传真：027-68880650

邮箱：hubeizuoja@163.com

排版印刷：武汉市籍缘印刷厂

发送对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印数：200册（同步发行电子版）

准印证号：（鄂）4200-2026182/连

印刷日期：2026年6月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特别关注

- 04 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十次主席团会议、十届七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 08 省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 10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赴十堰市调研文学工作
- 12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赴五谷庙村慰问困难群众
- 14 《长江文艺》举办“文约东湖”读者交流活动
- 17 笔墨书写荆楚华章 匠心雕琢时代答卷
——省作协“荆楚新时代报告”改稿培训侧记
- 21 长江文艺杂志社赴咸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本期聚焦·纪念王先霈先生专辑

- 23 点滴忆旧怀霈公
——追念王先霈老师 / 於可训
- 27 星斗其人，赤子其文
——深切怀念王先霈老师 / 高晓晖
- 31 未能送达的转院证 / 魏天无
- 39 衔草怀师
——与王先霈先生二三事 / 元 辰

创作心路

- 45 文章惟本色，极处无奇巧 / 涂阳斌

作家印象

50 一个“有意思”的人与他的创作 / 刘耀仑

新作快评

58 与命运和解:从弥生走向新生
——读陈章华中篇小说《弥生》/ 王世安
64 行者王建生的书
——读《一唱越千年》/ 梅 赞

会员茶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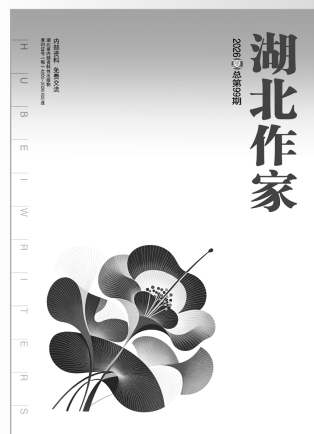
68 从“一”开始 / 江清和
72 去黄龙水库找苏轼 / 范先机
75 尧治河的夏日 / 孙 俊
81 清明念您如初 / 左道庆
86 银杏深处的时光 / 易格滋
89 最忆端午油饺香 / 余桂芳

八方文讯

92 青年作家马亿长篇小说《隐身者》新书分享会
在浠水县市民之家数字图书馆举行 等

新书展台

封二 省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封三 作家风采·张春莹



瞭望湖北文坛的窗口
沟通作家读者的桥梁

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十次主席团会议、 十届七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2026年3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十次主席团会议、十届七次全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十五五”时期文学事业发展规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文学力量。

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中组部干部三局,中宣部文艺局、干部局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中国作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强有力的政治引领不断筑牢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认真落实四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自觉担当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聚焦“出作品、出人才”中心任务,深耕“两个计划”推动长篇小说创作,促进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广泛凝聚全社会文学创作力量。紧扣团结奋斗的时代主题,充分发挥作协组织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文学一家人”理念深入人心,全国文学工作“一盘棋”格局更加巩固。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刻认识做好“十五五”时期文学事业发展规划的重大意义,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



时期,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果,为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要深刻认识“十五五”时期是文学事业大有可为的重要机遇期,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是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筑牢民族复兴精神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回应人民精神文化新期待、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科技变革挑战、塑造文学发展新优势的战略举措,更是团结引领文学界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科学编制并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澎湃精神动能。

会议强调,编制“十五五”时期文学事业发展规划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创作组织、人才培养、传播推广、评价激励各环节贯穿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文学事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要以推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为目标,引导作家深刻认识文学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把创作作为中心任务,从时代中挖掘主题,以文学记录时代、引领时代。要进一步改进文学评论工作,倡导“批评精神”,引领创作风尚。要以建设更加壮大的人才队伍为基础,团结凝聚各领域、各门类文学人才,努力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文学人才队伍。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牢记“国之大者”,永葆文学初心,提升境界修养,恪守创作伦理,严格自我要求,维护文学尊严。要以新大众文艺为突破,关注文艺新现象、新表达,加强扶持引导,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以践行大文学观为引领,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把文学事业放到整个文化版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考量,拓展创作视野,强化读者意识,推动跨界融合,拓展文学价值。要以适应数智时代新挑战为重要任务,积极探索文学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思路举措,加





快对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培育文学领域新质生产力。要以文学界的系统性力量为支撑,优化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各地各级作协组织的联动,加强文学界的资源共享和品牌共建,拓展文学工作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要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确保发展规划经得起实践检验,能够引领文学事业未来发展。

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王亮、赵艺丁、古新功、彭玉斌、文玲作大会交流发言。大家紧扣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联系当前作协工作与文学事业发展实际,围绕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深入研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作会议总结。

会议选举何向阳同志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推举毛广程同志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并选举为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胡邦胜同志由于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职务。会议高度评价胡邦胜同志为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作出的贡献,并对胡邦胜同志表示感谢。会议同意郭天保、金将虎分别接替胡革平、崔文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团体委员。

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毕飞宇、麦家、邱华栋、阿来、陈彦、莫言、格非、徐贵祥、阎晶明,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王跃文、扎西达娃、东西、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冯艺、老藤、刘慈欣、刘震云、关仁山、孙甘露、李一鸣、杨克、张威(唐家三少)、邵丽、欧阳黔森、金仁顺、胡邦胜、柳建伟、施战军、曹文轩、梁鸿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70名委员出席本次全委会。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部署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2026年3月6日下午,湖北省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和省委相关工作要求,部署省作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通报省作协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省作协机关及直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次宣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鲜明态度,充分彰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省作协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开展学





学习教育,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是从严管权治权、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要切实提高做好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要把准方向,聚焦重点,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方面要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运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学习教育实践;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统筹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五大任务。

会议要求,要统筹兼顾,坚持以学促建,加强班子自身建设;坚持以学提能,结合落实省委《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中担当作为的意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行动;坚持以学促干,立足省作协实际,高标准谋划好、完成好 2026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坚持以学惠民,切实解决好制约新时代湖北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可感可及的成效。

会议明确,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强化责任落实,党组负主体责任,直接组织实施学习教育;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部门(单位)要在党组统筹、专班组织下各负其责,全力以赴,把学习教育抓严抓实。要突出务实有效,细化督促指导,加强宣传引导,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统筹推进年度工作任务落实中抓实抓好省作协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促进湖北文学“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作出新的贡献。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赴 十堰市调研文学工作



2026年4月23日至25日,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一行赴十堰市文联、作协调研,围绕文学精品创作、湖北文学事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编制等,与十堰市文联、作协负责人,基层作协负责同志和作家代表座谈交流,听取十堰文学工作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党组成员、秘书长、创作(社会)联络部主任彭霞参加调研。

4月23日下午座谈会上,十堰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占富,市作协主席操建华介绍了十堰市文联、作协近年来工作情况,与会基层作协负责同志、作家代表围绕文学精品创作、基层文学组织建设、文学阵地培育、地域文化资源转化等方面作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十堰实际,介绍了当地在红色文化、生态文化、乡村振兴题材创作等方面的基础和特色,并就进一步加强省市县三级联动、加大基层作家扶持力度、推动优秀作品发表出版转化等提出建议。





古新功认真听取发言,并不时与大家交流。他表示,十堰文学工作有特色、有活力,广大基层文学工作者长期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潜心创作,在繁荣地方文学、涵养文化生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针对性、启发性,省作协将认真梳理研究,尽可能吸收到“十五五”文学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年度工作安排的有关项目设计中,不断增强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古新功指出,文学工作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广大作家更好认识时代、理解时代、书写时代,把个人创作追求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之中。要坚持以精品创作为中心,鼓励作家沉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推出更多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要坚持服务基层、服务作家、服务大局,进一步关注基层创作力量,完善扶持机制,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更多文学资源向基层延伸。要立足十堰生态文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武当文化、红色文化等独特资源,加强选题策划和组织引导,努力把地方文化优势转化为文学创作优势、文旅融合优势和事业发展优势。

古新功表示,省作协将继续加强与十堰市文联、作协的联系互动,在创作扶持、改稿培训、阵地建设、作品推介、文学活动等方面深化合作,支持十堰作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书写新时代十堰发展成就和人民奋斗故事。希望十堰各级作协组织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坚定文化自信、潜心文学创作,为推动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助力支点建设贡献更多文学力量。

此外,调研组还赴郧阳区南化塘镇楼房沟村,调研 2025 年度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执行情况并慰问残疾女作家唐煜琳。赴丹江口市牛河林业开发管理区五谷庙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队工作情况和“文学浸万家”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暨丹江口诗歌朗诵会筹备情况。



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赴五谷庙村慰问困难群众



2026年1月23日,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到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五谷庙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驻村工作队,调研低温防灾及乡村振兴工作。

申东辉先后深入潘荣喜、王广洪、汪国秀等困难群众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医疗保障等情况,叮嘱老人们低温天气注意防寒保暖、安全用火用电,并送上慰问金与新春的问候,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安享健康生活。

申东辉还实地查看了驻村工作队工作与生活条件,对工作队驻村以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肯定,勉励大家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扎根基层,发挥文学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弘业的作用,全力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为五谷庙村的乡村振兴建设注入文学力量。



在走访慰问中,申东辉详细了解了近期低温天气各项民生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驻村工作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心系群众的安危冷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与风险排查,及时了解村民的困难和诉求,在当地党委政府指导下,协同村“两委”不折不扣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有温度的人文关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村民温暖过冬、祥和过节。

丹江口市牛河林区党委副书记、主任朱新,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刘品,五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柳,省作协驻村工作队参加走访慰问。



《长江文艺》举办“文约东湖” 读者交流活动



文学艺术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文学刊物的发展离不开读者的关心和支持。长江文艺杂志社坚持开门办刊,于 2025 年 12 月 28 日在汉举办“文约东湖”读者交流活动。这也是《长江文艺》主动倾听人民心声、接受读者检阅、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十余名《长江文艺》读者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东湖之畔,和编辑面对面座谈交流,分享与刊物的不解之缘、阅读感悟及创作心得,并积极为刊物的发展建言献策。会议由《长江文艺》副社长陈俊主持,副主编鄢





莉、吴佳燕分别与读者交流。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长江文艺》社长、主编蔡家园出席活动并作总结讲话。

活动现场播放了《长江文艺》宣传片，将刊物深耕文学沃土的初心与坚守娓娓道来，也让在场读者对《长江文艺》的发展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来自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的青年会员陈昆仑、谢又宏，杂志社编辑黄沙、邱华慧，分别朗诵了《长江文艺》发表的作品片段。

此次活动面向社会征集了 10 名来自不同行业、各个年龄阶段的读者代表。既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起便阅读《长江文艺》的老读者，也有因偶然契机参与活动的新面孔。座谈会上，读者朋友们踊跃发言，气氛热烈。李隽率先发言，动情追述起年轻时曾向《长江文艺》投稿，以稿费维持生计的往事，并借由自己运营公众号的经历，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文学有很深的渴求。90 后文学爱好者叶轲分享了自己阅读当代文学的体会，认为文学是他职业之外的精神寄托，期待未来能够在杂志上读到更多扎根大地、贴近人心的作品。白妙婷、陈艳平则对《长江文艺》近期刊发的作品展开了细腻而深入的解读，探讨了作品的叙事语言、人物形象、时代背景和人性深度等多个方面。

姚守亮深情回顾了与《长江文艺》的独特缘分：他曾积极参与《长江文艺》年度作品评选投票，并珍藏着当时获赠的印有“长江文艺”字样的纪念笔记本。刘枫赞赏《长江文艺》装帧设计独具特色、印刷用心，是一本极具观赏价值的好刊物。汤晖谈到自己特别喜欢“翠柳街”这个栏目，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寓意，既是杂志社所在的地名，又是每期杂志的导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对作品的鉴赏力。王一梅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根据自己的从教经



历,围绕文学期刊与青年读者的关系,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她还提到,青年读者在网络文学阅读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野,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身为图书馆馆员的杨柳说自己其实一直有一个文学的梦想,也喜欢看书,他从个人经验与专业实践出发,认为杂志社可以组建规范化的读者社群。王辉、黎哲两位大学生结合自身鲜活的创作实践,分享了文学如何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成为指引前路的灯塔,并不约而同地表示,未来将继续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矢志前行。与会读者普遍认为,《长江文艺》是观察当代文学的重要窗口,也是提升文学素养的优质阵地。大家对刊物改版后的版面设计、栏目设置、内容丰富度等方面的提升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杂志社能够继续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构建起作者、编辑与读者之间多向沟通的桥梁,让更深层次连接从“阅读”与“交流”开始,向“共创”迈进。

以文结缘,因爱相聚。此次交流会,既是《长江文艺》与读者的一次双向奔赴,更是一场开放而丰盈的文学盛宴。今后长江文艺杂志社将持续开展“文约”系列读者交流活动,在不同的地方相约读者朋友们一起品鉴文学之美、共话期刊发展。愿我们以文学为桥,共赴下一场诗意之约。





笔墨书写荆楚华章 匠心雕琢时代答卷

——省作协“荆楚新时代报告”改稿培训班侧记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2026年3月26日至28日，湖北省作家协会“荆楚新时代报告”改稿培训班在鄂州正式开班，全省50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参加活动。

本次培训班紧扣湖北省委“新春第一会”工作部署，聚焦“荆楚新时代报告”主题创作提质增效，精心设置开班仪式、名家授课、分组改稿、现场教学四大核心环节，全程紧凑高效、干货满满，既为全省报告文学创作者搭建了专业交流、精准提升的平台，也推动文学创作与地方发展、时代脉搏深度同频，助力湖北报告文学事业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再攀新高。开班仪式由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主持，会上明确本次培训旨在夯实作家创作功底、打磨优质报告文学作品、壮大湖北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推动“荆楚新时代报告”项目出精品、出人才、出影响。



开班仪式上,鄂州市政协副主席谈春光代表鄂州市委、市政府致欢迎辞,向远道而来的省作协领导、各位专家及全体作家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谢意,全方位展现鄂州深厚文化底蕴与蓬勃发展态势。她指出,近年来鄂州市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报告文学创作成果丰硕,先后推出《梦想花开》《心向长江》等五部报告文学集,整合形成160万字的《一路繁花》合集,2026年启动《潮涌花湖》主题报告文学创作,全力传承弘扬攻坚克难、敢闯敢试的花湖精神。她表示,省作协将本次高规格改稿培训班落户鄂州,是对鄂州文化工作与发展实践的充分认可与莫大鼓励,鄂州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立足湖北报告文学发展现状与新时代文学创作使命,围绕培训班举办初衷与项目推进工作,提出三点核心要求,为全体学员指明创作方向、明晰实践路径。

古新功书记强调,湖北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方阵,历来不乏享誉全国的精品力作,鄂州更是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与丰富现实题材资源,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本次培训班选址鄂州,既是对鄂州文学事业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成绩的肯定,也旨在依托当地改革发展鲜活实践,为全省作家打造优质学习交流平台。全体作家要深入学习领会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精神,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正确创作方向,始终把真实性作为报告文学的生命线,忠于事实、忠于材料,让作品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同时要着力提升作品思想深度与文学品质,强化读者意识与传播意识,打破创作局限,让报告文学真正成为记录新时代的“备忘录、风物志和心灵史”。

他要求,全省报告文学作家要胸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事”,主动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紧扣全省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四大工程”“四个一”行动计划,聚焦“荆楚新时代报告”主题创作,紧盯花湖机场建





设、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湖北重点工作与发展亮点,找准创作切入点,在服务大局中明确创作方向、提升创作本领,全力把湖北题材优势、故事资源转化为文学精品优势。同时,参训作家要倍加珍惜此次培训机会,立足更高站位审视创作、更深层次开展采访调研、更精深度提炼作品主题、更细标准打磨文本内容,沉下心来雕琢文字,全力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名家精授课,导师细改稿,夯实创作功底。理论授课环节,培训班特邀国内报告文学领域顶尖专家传道授业,带来两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文学盛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梁鸿鹰以“大文学观与报告文学创作”为主题,立足新时代文学发展全局,引导学员打破创作局限,在大文学视野下拓宽报告文学创作格局,精准把握时代主题、深挖作品内涵,授课内容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直击创作核心痛点,让在场学员深受启发。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纪红建结合自身多年创作实战经验,围绕自觉、问题、忧患三个核心维度,深度剖析新时代报告文学的精神向度与创作内核,从选题立意、素材挖掘、情感表达、结构搭建等方面,倾授实打实的写作技巧,助力学员破解创作难题、夯实创作功底,进一步明晰精品创作路径。

为实现精准提质、高效改稿,3月27日下午至晚间,培训班创新实行导师制分组改稿模式,特邀《青年文学》主编张菁、《北京文学》副主编张颐雯、《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佟鑫、《湖南文学》编辑部主任易清华四位国内顶级文学期刊资深编辑,提前研读全部参训作品、梳理问题清单,现场开展“一对五”精准打磨指导。导师们面对面与学员沟通交流,紧扣报告文学纪实性、文学性核心要求,从文章结构、语言表达、主题升华、细节打磨等方面逐一细致点拨、针对性提出优化建议,学员们静心聆听、认真记录、主动求教,在精准指导中厘清创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掌握文本修改



技巧。

实地研学悟初心,行走鄂州撷素材。3月28日上午,全体学员走进鄂州一线开展沉浸式现场教学,在行走中感知时代脉搏、积累鲜活创作素材。学员们先后来到临空经济区招商展示中心、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中国鄂州跨境电商工业园、莲花山人工智能展示馆、鄂州观音阁公园等地,实地探访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的腾飞活力,感受临空经济、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兴产业的蓬勃生机,领略观音阁千年文脉、长江生态风光与人工智能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

从千年吴都的历史文脉,到航空新城的时代新貌;从长江岸线的生态画卷,到产业园区的奋进场景,鄂州古今交融的独特风貌,为学员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进一步坚定了深耕现实题材、书写时代华章的创作初心。

培训结硕果,奋进新征程。此次培训班落幕之际,学员们纷纷对省作协搭建优质学习平台、精心组织培训活动,以及鄂州市文联和市作协提供的全方位保障表示由衷感谢。大家一致表示,此次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既有名家引领、又有精准指导,不仅有效提升了报告文学创作专业能力,更坚定了文学创作初心。后续将认真消化培训所学、吸收专家指导意见,扎根湖北、扎根人民,深耕“荆楚新时代报告”主题创作,用心打磨精品力作,用文字记录湖北发展成就、展现荆楚时代风采。

文脉传承不息,创作永无止境。此次改稿培训班的举办,既是省作协推动荆楚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文学助力地方发展、书写时代篇章的生动实践。





长江文艺杂志社赴咸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2026年3月27日至28日，长江文艺杂志社联合省作协创联部走进咸宁开展“文学播种计划暨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通过公益赠刊、文学辅导、座谈交流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举措，为当地基层作者送上文学滋养，助力咸宁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3月27日下午，交流座谈活动在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举行。长江文艺杂志社编辑与咸宁市基层作者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了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心得以及对刊物发展、文学普及的意见建议，现场氛围热烈而浓厚。

咸宁市文联党组书记、市作协主席杨志文出席座谈并致辞，对长江文艺杂志社主动下沉优质文化资源、搭建基层文学交流平台的举措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提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协作，推动更多优



质文学资源向咸宁倾斜,助力培育本土文学人才、挖掘咸宁特色文学题材,推动咸宁文学创作再上新台阶。

长江文艺杂志社副社长陈俊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杂志社近年来的办刊理念、发展成果、栏目设置以及“文学播种计划”的推进情况,分享了刊物在坚守文学品质、挖掘优秀作品、扶持基层作者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杂志社副主编鄢莉围绕刊物的稿件征集方向、内容定位、题材要求、审稿流程及用稿标准进行了细致讲解,结合具体案例为基层作者答疑解惑,为大家的创作之路提供了针对性指导。

咸宁市文联副书记樊芳,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书记、院长郭彧,咸宁各市县基层作者代表,以及长江文艺杂志社编辑黄沙、美术编辑张亮等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交流。大家围绕文学创作、作品打磨、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凝聚了文学发展共识,夯实了基层文学创作根基。

会后,省作协副主席、作家普玄以《写作的突破与等待》为题,为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师生、咸宁市基层作者授课,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指导作者如何提升作品质量。普玄认为,写作要像种庄稼一样,经得住等待,在日积月累中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就意味着要成熟了。

在现场互动环节,普玄还围绕如何应对心中有、笔下无,如何处理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人员都表示受益匪浅,收获良多。

28日上午,杂志社一行赴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等地调研,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暨公益赠刊活动,并与当地群众进行互动交流,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今后,长江文艺杂志社还将继续与各大高校、乡镇(街道)、村(社区)联合开展此类文化惠民活动。





点滴忆旧怀霈公

——追念王先霈老师

■ 於可训

2026年5月4日是青年的节日。霈公把热闹留给了青年，自己却一个人悄悄地走了，走得那样无声无息，又那样突然。

我和王老师不在一个学校，他在华师，我在武大。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恢复活动，湖北省作协、文联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小组。小组由时任作协主席、延安时期的老作家骆文主持，成员是武汉一些高校（重点是武大、华师和湖大）的一些中年教师，包括文艺界和出版界一些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我忝列其中，是唯一的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我就是在这个小组，初识王老师。

王老师长我七八岁，时当中年，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上去都很年轻。我们很快便成了忘年交。我平时向他请教文学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跟我讨论，从不端老师的架子。外出参加活动，我们也爱在一起谈天说地。许多人对王老师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我却从未见王老师板着脸说话。相反，倒觉得他很随和，有时还有些文青味、孩子气。

有几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某年夏天，理论组到长江三峡一带考察农村经济变革情况。从奉节坐船到白帝城，活动结束后，大家都坐船



返回。王老师却突发奇想,邀我从白帝城沿江边小道走回奉节。我当然乐意,于是我们便离开大群,沿着江边小道步行。

那时候的道路没有经过修缮,多是一些出来进去的山民踩出的便道,路面狭窄,凹凸不平。虽不在悬崖峭壁之上,但望一眼脚下滚滚滔滔的长江,我仍禁不住心惊胆战。

一路上,王老师泰然自若,谈笑风生。一边指点江山,跟我说些沿途的人文自然景观,一边还要关照我行走,嘱我小心,时不时过来拉我一把,牵我一程。途中饥饿,还进了一家农户,讨得两个红薯,边走边啃,直到傍黑时分才回到奉节。

再有一次,在山东荣成参加《芳草》的一个活动,某日午餐,我们吃当地的海鲜——这种海鲜是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贝类,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加工的方法也很特别:就放在清水里淡煮,不加油盐和佐料。煮熟了捞起来端到桌子上,我们便围着盛海鲜的竹筐子大嚼起来。

我们这一桌正吃得起劲,却听见旁边一桌传来合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原来,招待的经理喜欢这支歌,听说我们是湖北来的,很想听听。我觉得稀奇,就起身张望。坐在我旁边的王老师却轻轻地拉了我一下,说,别看,快吃,等会儿就没啦!我便应声坐下,继续埋头苦干。

跟王老师接触多了,我觉得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虽然他不喜欢那些社会八卦、世俗传闻,但对文史掌故、文坛轶事,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我喜欢听王老师讲这些文史掌故、轶事趣闻。有段时间,没事的时候,我常到王老师家,找他闲聊,到饭点了,就在他家蹭饭,在他家厨房的搁柜里找酒喝。有一次师母不在家,没有掌厨,我和同去的王又平只好自己动手炒鸡蛋下酒,炒了一盘吃完了,又炒,连炒了几盘,才把一瓶酒喝完。





斯人已去,回忆与王老师相处的日子,有说不尽的故事。除了这些社会活动和日常交往,我与王老师也有许多专业方面的交集和合作。

王老师知识渊博、功底深厚,对学术发展趋势十分敏感。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代文论复兴重建,王老师即专注于明清小说理论研究。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方兴未艾,王老师又开始组建文学批评队伍,编撰文学批评基础理论教材,为文学批评基础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又提倡“圆形批评”,成一家之言。

我们也合作编撰过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专著,合作主持过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项目,还有其他方面的交集与合作。在这些共同从事的文学研究工作中,王老师也像日常交往一样,从不以权威自居,总是本着商量讨论的态度,尊重我的意见,放手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去构想实施,让我觉得轻松愉快,没有任何障碍和压力。



王老师担任过湖北省作协主席。每次主席团开会,我们都不觉得他是主席,而是一位蔼然长者:谈事务如话家常,讲道理如沐春风。他不是一个棱角外露的组织者,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内在凝聚力。这样的主席团,就像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气氛融洽,充满活力。

最近 40 多年来,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这期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镇。这里面,固然有老中青三代理论批评家的集体贡献,也与王老师的学术敏感和理论独创有关。尤其是以王老师和陈美兰老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提携青年,奖掖后进,使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绵绵不绝,代有传人。我个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更年轻的一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正在茁壮成长,有的已经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未来可期。

我和王老师都爱美食、爬山。有一个时期,我们组织了一个“美食协会”,也称“好吃协会”,几家人常在一起游乐聚餐。王老师爱吃我老伴腌的酱肉,每年冬天,我们都要送一块给王老师品尝。

和王老师外出开会,我们也一起爬山,逢山必爬,从不放过。每次爬山,王老师都走在我前面。一边爬,一边还时不时回过头来,喊我加油,为我鼓劲。望着他那颀长矫健的背影,我常常禁不住心生感动。

我家现在没人腌酱肉了,我现在也很少爬山了。再腌酱肉,还有王老师这样的知音品尝吗? 再要爬山,还会看见王老师那颀长矫健的背影,还会听见他叫我加油、为我鼓劲的喊声吗?





星斗其人,赤子其文

——深切怀念王先霈老师

■高晓晖

5月7日,我得知王先霈老师仙逝的消息,如失至亲。在我心里,王先霈老师是应该活过120岁的,不为别的,就因他的儒雅、他的敦厚、他的从容、他的从善如流。今年元月,看到王老师亲赴灵堂送别英年早逝的晓苏老师,他站在送别的人群中,鞠躬,献花,白发人送黑发人,王老师自有更深一层的哀痛。走出灵堂,与王老师道别,我给王老师一个轻轻的拥抱,让他多多保重。没想到这一个轻轻的拥抱,竟成永诀!

与王老师相识,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那个文学“黄金时代”,省作协文学研讨活动接连不断,王老师是很受欢迎的嘉宾,大家总是期待他发表新的见解。更频繁的交往,当始于2002年,王老师当选第四届省作协主席,而我是省作协创联部的负责人,少不了一些工作上的联络。比如2004年第二届湖北文学奖揭晓,我们组织获奖作家在湖北电视台亮相,邀请王老师做节目的主持嘉宾。我第一次见识王老师的主持风格,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如数家珍。第一次完成王老师交代的工作任务,却不是创联的工作,而是一个研究课题:《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项目是中国作协2004年重点扶持项目,纳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国家级课题。项目由王老师领衔,执笔



者主要是华中师大文学院的教授们。王老师给我的任务是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现状的调查。完成之后,又给我追加了一个课题,关于中国文学期刊现状的调查。在王老师的指导下,这两个子课题顺利交卷。课题的完成,给了我更多从事文学研究的自信,更强化了我关注文学现场、研究现实课题的自觉。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受益终身的学术锻炼。

我对王老师最抱愧的一件事发生在2020年11月,咸宁的作家朋友陈敬黎说市委宣传部要主办“咸宁文学讲堂”,想邀请一位口碑好的专家做开坛嘉宾。我建议邀请王老师。但当时王老师年届八旬,不知他会不会接受邀请。没想到一接通电话,王老师就欣然答应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陪他一同前往。可等到咸宁确定开坛时间,我却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样,陪同王老师去咸宁的约定就无法兑现了。事后聆听讲座的文友描述,王老师关于“文学的趣味”的主题讲座非常成功,咸宁市文化中心大会堂座无虚席,“连中间过道,左右两侧及后墙边都加了椅子坐满了人”。王老师不仅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主题演讲,还与现场文友交流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新时期业界有“湖北文学评论是甲级队”说法,王老师应该是这个“甲级队”的核心人物。我理解,这个“甲级队”不只是说这个团队发出了湖北的文学声音,不只是他们的建树得到了全国同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营造了一个和而不同的批评氛围。他们分布在武汉地区不同的高校,比如,王先霈老师在华师,陈美兰、於可训老师在武大,何锡章老师在华中科大,周勃老师在湖北大学,他们有不同的批评领域和批评风格,但他们却没有门户之见,更没有你长我短的鸡毛蒜皮。举个例子,2007年方方当选第五届省作协主席之后,策划了一系列文学活动,几件推动湖北文学评论的项目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组织编撰《湖北文学通史》,举办“屈原文学论坛”,联合华科大举办“春秋讲学”等等,这些项目,王





老师是顾问,是后援,也是直接参与者。当然顾问团队还有陈美兰、於可训、王又平、何锡章等老师。参加这几个项目,顾问的工作量都很大,但他们毫无怨言,不遗余力。“屈原文学论坛”举办了两届,2009、2013年各一届。2009年首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王先霈老师应邀做论坛总主持。记得讨论中有评论家提出“批评不容许任何人有豁免权”,王老师补充说:“批评者也包括在内”“文学批评的品格,关键是批评家的人格”。“春秋讲学”活动从2012年开始,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活动每次安排有为期一天的主题论坛。每次顾问团队都受邀参会,无一缺席。王老师、陈美兰老师虽年事已高,每次都坚持自始至终坐在第一排听会,从不离席早退。活动延续8年之久,王老师为代表的顾问团队,一直陪伴坚守,他们的人格风范,令人高山仰止。外省专家事后评价:“总见到湖北老少几辈评论家同台出境,是一道风景。”这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张充和夫妇给沈从文先生一副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对沈从文先生最贴切的评价。我想,借用过来,评价王先霈



老师为人为文也是贴切的。但从我个人情感上说,我更愿意用“亦儒亦佛,不争不避;星斗其人,赤子其文”敬挽王先霈老师。“亦儒亦佛”,是说王老师与时代共舞,艰苦求索,有不胜不休的执着。但王老师却对佛学佛理有深切的体悟,在入世的求索中更有出世的从容与洒脱。“不争不避”,是说王老师虽不计较个人得失,却不乏当仁不让的担当。有作家写小说,被对号入座,双方对簿公堂。为依法维护作家权益,王老师以主席之名挺身而出。有省级文学评奖,有作家作品入围,产生较大争议,王老师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争议作品最终进入了获奖名单。“星斗其人”,是我自己对王老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仰视,在我心目中,王老师是星斗一样的偶像存在。“赤子其文”,是说王老师著作等身,却以诚为本。王老师一生点评过的作家作品不计其数,不论评论、序文,还是书信,交付的都是满纸的赤诚。王老师发表在《长江文艺》(1995年第四期)上的一封公开信,对刘醒龙、何存中以及邓一光、姜天民等作家在小说语言风格上的嬗变作了老中医问诊式的分析,长处称道,短处指陈,其言谆谆,其情殷殷,这份诚心诚意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佩不已。

我案头放着王老师赠送的《王先霈文集》(八卷本),这里有一个小磁场,我能感受到王老师的气息和体温。斯人已逝,而著作不朽。王老师有一篇文章《生死事大》,他十分钦佩爱因斯坦的生死观。在爱因斯坦看来,“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和辉煌壮丽的戏剧”。而死亡则意味着“个人客体化、个人消融在整体之中,消融在宇宙之中”。王老师说:“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朽。”我想,此时此刻,专属于王先霈老师的“激动人心和辉煌壮丽的戏剧”骤然谢幕了,他已经踏上了“个人与宇宙融合”的征程,他向着灵魂不朽的方向奔去。愿老师一路走好!





未能送达的转院证

■ 魏天无

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一切都已真实发生。

王先霈先生似乎以某种决绝方式,离开人世。他离开时,家人陪伴在身旁。遵照先生生前嘱托,在他弥留、遽归道山和火化期间,没有其他人得知消息。

打开手机记录,五月四日下午五点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换上运动短装、跑鞋,戴上空顶遮阳帽,系上手机腰带,前往南湖绿道跑步。中途停下拍摄湖面漂浮的两只小黄鸭、划着小艇的游客、南湖渔场三棵开花的苦楝树。垂钓者三三两两。幸福湾水上公园边的长椅上,坐着一对年轻情侣。不时撞上烟雾般的摇蚊。

我一路奔跑。我不知道我的老师已经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6日听闻噩耗后的夜里,久不能寐。幽冥中似乎瞥见先生那双锐利的眼,眯缝着,却透射出遮掩不住的沉静通透的光芒。

师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实属机缘巧合。本科时先生并没有给我们这一届上过课,我不认识他,也不清楚“文艺学”是做什么的。大三时我搬到老大礼堂里的校学生会宿舍,忙于学生会工作,学习很不上心。已在读研的魏天真和毕业后留系工作的卢雄飞为我出谋划策,摆事实,讲道理。于是我修书一封,向先生表达意愿,随信附上几篇短评和散文作品。先生未回信。焦虑之中的某一天,魏天真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告诉我,先生下课后叫住了



她,说魏天无的信收到了,他的散文写得很好。我问,还有吗?她说,没有了。我那时已知道文艺学专业研究文艺理论,要做文学评论。先生说我的散文写得很好,言下之意似乎是,评论很一般了。于我,“严师”的说法自此坐实,但“散文写得很好”的话里,又透着予人慰藉的可亲。

熟悉先生的同事、弟子都知道,他是最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二十年前在先生的关心下,我调回母校任教,家也搬到学校旁,同先生走动的次数也多起来。每次上门聊天,都会跟他说,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尤其是师母因身体原因住进康养院后,孩子们双休日会来陪伴他,平日里只有他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免让人担忧。先生每次听后都微笑点头,不言语。偶尔的几次,都是叫我陪他去医院。其中一次是多年前陪他去协和医院做胃部检查。先生说坐地铁最方便,我便从命。地铁上有人让座,先生笑着摆手,和我一起站着。在医院拍完片后还要做胃镜。我在候诊区等待,心里想着听人说过的做胃镜的痛苦,管子要从喉咙里插进去之类,就感觉喉咙发紧,头皮发麻。先生从检查室出来一脸平静,与平素并无二致,只是说胃里有个小息



魏天无、魏天真与先生在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1997(许福庐摄)





肉,不打紧。我也不敢多问。

另一次是先生傍晚出门散步,不慎跌倒,伤了左手腕。他一人走到医院,医院已下班,急诊医生做了包扎处理,叮嘱他第二天来检查。转天我陪先生到医院,接诊医生非常震惊,说已骨折,赶快拍片和固定。我难以想象年事已高的先生,是如何挨过一夜的。或许是他对疼痛的忍耐超出了常人,也或许,他不怎么觉得病痛值得特别对待。整个过程中,他只是反复对我说,他走的是平地,不知怎么摔倒的,为何会摔倒。可能从那时起,先生开始认真考虑进康养院的事情。不过之前闲聊时他也几次说过,住在同一单元里的章开沅先生,九十高龄了,不去康养院,也婉拒了学校为他安排生活保姆的请求,日常起居如故。他每次提及章先生,轻描淡写的话语间满是内心的敬佩。

先生不愿麻烦别人的事还可提一件。2018年初,校出版社启动《王先霈文集》编辑工作,先生开始整理、校订著述、年表、照片等。我调回母校前在教育出版社工作,作为责任编辑,曾历时八年编辑十卷本《王元化集》。先生对此过程非常清楚,也与我聊过文集编选的想法。我多次提出协助工作,他从未松口。2020年文集出版后,闲聊时谈及技术处理上的一些细节,先生认真听着,没有搭话。2024年6月和7月,我的两本新书《何以为诗——新诗文本细读十五讲》《如何阅读新诗》相继出版,给先生送书时他说,一个人总会有一个写作的爆发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爆发期”,因为两本书均属新诗教育普及读本,且实际写作时间相隔四年,接连面世有出版业大环境的影响。但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先生不肯麻烦学生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他期待着学生的“爆发”,又或许是他感觉到学生已到了临界点。

查阅先生这一年为《名作欣赏·学人档案》专辑编订的学术年谱,从著述上说,2000年至2007年应该是先生晚年学术研究的“爆发期”。期间出版《圆形批评和圆形思维》《国学举要·文卷》《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中国



古代诗学十五讲》等专著,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与王又平先生合作,约139万字)和《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另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报》《江汉论坛》等处发表学术论文、评论二十余篇。这些年也是先生社会工作繁忙的时期,2001年当选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先生出生于1939年7月。最早在2018年,就有师长、同门弟子和众多学生询问,能否为先生举办八十大寿活动。每次向先生转达此意,他态度坚决,不容商量。又谨慎询问能否借生日之际办学术研讨会,他亦坚辞。2019年“五一”过后,临近先生生日之际,年轻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刘涛打电话,说先生想回江西转转,问我有没有时间。刘涛又约上好友、正在武汉大学读博的岳上铎,说他有驾照,可以帮我换手开车。先生出生于九江,小学、中学也就读于此,对故乡感情深厚。我清楚记得2005年11月26日上午,与先生一同在湖北大学参加青年批评家座谈会,突感高楼震动,桌椅震颤,头顶的吊灯在摇晃,人一阵眩晕。很快消息传来,九江一带发生地震。我看见先生掏出手机快速走出会议室,应该是打电话询问家乡的情况。先生知道我喜欢在外面游玩,多次提及九江市星子县,说那里有柴桑东皋,他曾陪鲁枢元先生实地探访。

我们三人陪先生踏上返乡之旅。他并未明确圈定目的地,只说想去武宁一带走一走,散散心。我约略知道先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在武宁教中学,具体情形则不清楚。

第一站到达的是武宁县船滩镇。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地处幕阜山南麓,与修水交界。古镇位于两溪交汇处,地形狭长如船,故称“船滩”。老街古称“船形街”,曾有古樟形似船篙。我们在街边一家小餐馆午餐,先生与店家聊起了天。饭后继续驱车往山里走,到达黄沙村。古村有藤蔓遍布的古樟,爬满野草野花、有精美石雕的古桥,桥下清澈的溪水、茶山、竹林尽收眼底,泥黄色的房屋旁整齐码放的柴堆。山风拂面,气温适宜,很是惬意。路过一座破旧房屋,敞开房间的墙壁上画着一个红色的“十”,下方是架在木架上





的倾斜的旧黑板,上面留有字体娟秀的板书。

先生是否说过来此的缘故,我已记忆模糊。后查阅先生的学术年表,1970年10月,他与师长陶军、杨宏禹、王宏吉、章开沅等被下放至华中师院大冶分院从事农业劳动。1972年9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他申请调至武宁县,先在大桥中学(即鲁溪镇鲁溪中学,因镇政府驻地在大桥村,老一辈习惯称之为“大桥中学”),一九七四年调往澧溪镇澧溪中学,教语文及其他课程。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船滩镇工作过。而之前下大广高速的收费站就在澧溪镇旁,鲁溪与之不过六十公里距离。他没有提出前往这两地,想必是不愿意打扰父老乡亲和他众多的学生们。在先生后来提供给《名作欣赏》的照片中,有一张与师母、三个孩子的黑白合影,时为1975年,地点在澧溪中学操场,背后可见教学楼和一杆飘扬的国旗。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他很少在弟子们面前谈起,也未见在文字中留下详细记录,但一定让他魂牵梦萦,却又担心有所搅扰。

武宁紧挨修水。我前些年自驾武夷山时,曾于修水逗留,便提议去修水一游。兴致盎然的先生当即应允。当晚住宿修水县城,晚饭后在修水河边散步,刘涛用手机拍下了先生背对夕阳的照片。修水河(修河、修江)是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也是九江境内最大的河流。彼时,起伏的波浪推动着夕阳最后的余晖,越到近前,水面的光辉越发明亮。逆光之下,先生微笑的脸庞有一层淡淡的红晕。

第二日我们先后造访黄庭坚纪念馆、黄庭坚故居,以及陈宝箴陈三立故居。在陈氏故居,一位华发的族裔后人,见先生儒雅气质,料想是位学者,便主动前来做起讲解。先生离开时与他在凤竹堂前合影。随后我们前往湖南平江牛背山国家地质公园爬山,第四日经通城、赤壁、嘉鱼返汉。全程基本上是我开车,岳上铎只是偶尔在高速上换一下手。

回来后的某一天,刘涛告诉我,王老师说你开车超速啊。他说他出外参加公务活动,绝不允许司机超速,超速的话他就要下车。我这才想起自始至终坐在副驾位置上的先生,不时会侧脸看仪表盘,但从不言语。高速上我习



惯将油门踩在超速 20%的“红线”内,但因先生在车上,车速则在超速的 10%以内,已经很克制了。想起刚提车那会儿,去接先生吃饭。车停在校园三号楼旁,正逢学生下课,人潮涌动,倒车时不慎刚蹭到一棵棕榈树。一位路过的老师看着新车很是惋惜,在他好心的指挥下才得以脱困。坐在副驾的先生一脸平静。

我在《从师记》中写到,先生从不在现场批评学生,也不会直白地夸奖学生,但他的意见总是会在适当的时机传达给当事者。他跟刘涛说我开车超速即是一例。还有一例,先生当年在武宁教过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组诗,想请先生写几句短评。他以不懂新诗为由,嘱我代劳。我自然不敢怠慢,写了较长一段评论呈上。不久后,先生和我们几个师友聊天时,不经意提及这件事,说他的那位学生收到评论后非常惊讶;又发信息跟他说,没想到魏天真无是您的学生,他感到很荣幸。这当然是先生对弟子的勉励,也是他为弟子始终在诗歌现场从事评论写作感到欣慰。2014 年底,魏天真和我的新书《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出版,没曾想先生专门写了书评《诗歌世界里的“真我”与“他者”》,而且参加了首发式暨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谈及诗歌在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也说到我们二人在《汉诗》开专栏、写评论,在高校现行学术评价机制中,“等于是个零,什么都不是。……《汉诗》上发表的东西对他们评教授只有妨碍没有好处”。又说:“我们在生活中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要说的话不全是心里话,要说很多场面上的话,要做很多很实际的功利性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心里想说的东西吐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这也很难,你要是什么时候都说心里的话,在社会上很难生存。”我们二人自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没想“对抗”什么,只不过希望尽可能按着自己的兴致生活、写作,这大约是引发先生感慨的原因。

回想起来,有些时候我在先生面前显得很倔,尤其是在就读博士到调回母校之前那段时间。他希望我为一些作家的小说作品写评论,或者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我因一己的好恶,不时以沉默应之。甚至有一次,





修水河边(2019年5月10日 刘涛摄)

先生所主持项目的成果要结集出版，出版方审稿时认为魏天真的文章“贬低”了其重要作者而要求删改。我给先生回复邮件时显得很愤怒，觉得对方太自以为是，大不了把文章撤回。但先生从未因我的偏执、忤逆而批评我。先生谦谦君子，宅心仁厚，很少回绝他人的请求，哪怕是未曾谋面者。跟随先生左右，我深知他为他人著述作序之苦，故此从未提出写序的请求，即便《何以为诗》是直接受他的细读方法的启发与教诲而写就。

先生最后“麻烦”我的一件事，是今年三月底帮他去校医院开转院证。去年六月，打电话给先生想去聊天，他告知已住进荣军医院医养康复中心。七月，在康复中心与先生商议高教社《文学欣赏导引》教材第三版的修订，他委托我全权负责。年底探望时，先生身体很虚弱，告我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每隔一段时间需到医院输血。今年春节放假前，开车接先生与几位弟子和年轻同事小聚。他走路很缓慢，不让搀扶。春节期间我和魏天真在桂林阳



朔、贺州自驾游玩,回来后与先生联系,方知他已住进同济中法新城园区。到医院后询问病情,他只说胃里有渗血点,止不住,每日下午要做放疗。即便那时,我也不愿意将“放疗”与癌症联系在一起。待我拿到转院证,看见上面赫然写着“胃癌伴出血”。

我按先生嘱咐拍照发给他,他在微信里回以“抱拳”“呲牙”两个表情符号。想着先生是因病情好转才转回荣军医院,加之有五门课程,以及一门临时增加的网课,打算缓一段时间再送去。哪曾想这张转院证再也送不到先生手上了。

就读硕士期间,先生写了一本他称为“小册子”的书《佛语哲思》,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文科编辑室主任杨唐轩先生。两个月后我即毕业分配到编辑室,所以印象很深。与先生聊文集出版事宜时,我曾建议将他这些已绝版的“小册子”,同时单册印行,以满足读者需要,毕竟文集是供专门研究者使用的。如今回想,《佛语哲思》以“一丝不挂”开篇,以“不了了之”终结,是深具意味的。前者说的是放下对外间世界的执着;后者最初的出处与佛教无关,却常见于寺庙的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书中说,佛家对“不了了之”的要求非常之高,“由‘不了’进入的‘了’,是一种极高的境界,那就叫做一了百了,或者一了百当”。著此书时先生已近耳顺之年,于耄耋之龄离开人世,生前遗嘱丧事从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和灵堂吊唁活动,是为“一丝不挂”“不了了之”。我感觉先生是爱这个世界的,他可能觉得活在世间的人有诸多牵挂无法放下,而对他的这份牵挂,是可放下的。

然而,这张未能送达的转院证,我不知何时才能放下。





衔草怀师 ——与王先霈先生二三事

■元 辰

2026年5月7日早晨六点半起床,我照例把一天的茶水烧沏备好,然后打开电脑和手机,开始每天的微信公众号编发稿和信息查询。突然朋友圈一条信息映入眼帘:“怀念||著名文学理论家 湖北省作协原主席王先霈逝世”,这是中国作家网发布的消息,附有刊发于2021年1月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王先霈:用“圆形批评理论”体味中国文学》。接着,读到了湖北省作协、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湖北文艺等公号的消息和樊星教授的怀念文章。虽知老师已是高龄,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但意外传来依旧心情崩溃,整个上午哽咽无言,如窗外的雨嘀嗒嘀嗒下个不停。

我加序转发了中国作家网的消息:“惊闻王先霈老师今年5月4日逝世,往事涌到眼前,哀痛而又欣慰。老师逝于五四,必是提醒世人,重视其文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巨大贡献。我相信这也是老师的福报。”

我与王老师结缘已42年。都说人生成长识字始,识字要有老师,明理增慧更需老师。各科老师都是命中贵人。一日结缘,一生师恩。结缘时间长、教育帮助大的,更是至尊贵人。王先霈老师对于我,便是这样的至尊贵人。虽然我只是文化补习生,并非专业弟子,但在我的精神血脉里深刻着老师



传承的文化基因。

我与王先霈老师结缘于桂子山。1984年我36岁,经过组织批准,投入复习和考三取一的拼搏,进入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干部专修科脱产学习。专修科由湖北省委组织部委托华师办学,原设学制三年,必考科目十七门。后因形势需要压缩为两年,必考科目不变。在那个家家户户挣文凭、高校教师超负荷工作的年代,高校除了正常教学、科研外,还开设了电大、夜大、函大、自考、委培、合作办学等多种育人模式,高校教师负担由是翻倍。

本来很少有教授给专科生上课,何况王教授既带研究生,又带本科生,还承担教育部大学教材编写的项目,忙得流星不落地。但学院认为我们这批工作多年的行政干部,将来都要掌管一方面,需要开阔视野,除高标准配置专科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从优配置必考科目和选修科目的授课老师外,另要求各科著名教授到专修科开讲必考科目以外的课。王教授给我们开的是文学欣赏课,为的是提高欣赏水平,故列必修课,但不考试和考查。这才有机会与老师结缘。

来自全省各地的四十多名同学,心情大多和我差不多。高中毕业等了18年才来的机会,一定要加倍努力。王老师讲的是文学史范畴内必读经典,讲课水平尤为出众。他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里爬梳剔抉,联想对比,旁征博引做横向参照对比,总能将作品的审美内核与前世今生清晰地铺展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如饮甘露。以往未曾听闻的知识点短时间便了然于胸,以往印象模糊的内容瞬间清晰了,以往体会不深的妙处在脑中突显了,王老师的讲授抓住了大家的心,成为大家最爱听的课。

入华师之前,我在部队和地方自学了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史,欧美文学史,中国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哲学史、欧美流派哲学史,普通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美学与审美心理学,入学后打算通过“课堂听课、





图书馆阅读、听课外讲座”三种途径,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补齐短板实现系统化”“形成文学批评能力”“尽可能把思维推向前沿”三个目标。因而对王教授的讲课内容、分析方法、思考逻辑、胸襟品位等,格外用心。虽谈不到窥视治学方法,但确实长了见识。老师在讲近现代诗意小说赏析时,从当时文坛走红的邓刚小说《海碰子》联系到鲁迅《伤逝》、郁达夫《迟桂花》、海明威《老人与海》等国内外作品,从小说人物与命运抗争的诗性性格、小说体裁的诗性特色、小说审美的诗性表达等方面,论证了诗性小说的存在与前景,使我们认识到欣赏小说如果没有系统的文学修养,那就很难达到王老师主张的“圆形批评”,构成批评的闭环,立体地分析评判作品。这一收获推动了我在网络和基层文学现场的感悟式评论的提高和发展。虽然谈不上有所贡献,但正如王老师所说,人生的意义就在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始终坚持的文化遗产之中,并不完全是功盖天下。



老师用较长时间为我们开讲《院壁古文选注》，他希望教过的学子能从古代院壁文章中发现执政为民的心念、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方法。回报老师的是我们班的四十多名同学大都执掌一个单位和一地政府要职，却能全部平安落地，没有一个人因腐败或其它问题受刑事和行政处分。我想这是最值得老师欣慰的。

樊星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说，王先霈老师虽然也有风趣幽默的一面，但大多数时候总是不苟言笑，即使开心一笑，也是微笑，很难见他开心大笑。又说他讲课的时候，不带教材教案，只带几张卡片，所有知识装在灰白头发的脑袋里，眼睛有些空洞地望向教室后排，完全浸沉在自己的讲述里。声音不急不缓、抑扬顿挫，仿佛天籁，这跟我们的感觉完全相同。他偶尔也有提问，只是为了启发思考，而不需要大家回答。讲到担心大多数人不熟悉或不明了的地方，才做板书。常常两节课连续讲完，课堂响起掌声，他才收起卡片，跟大家招招手，匆匆离去。

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回到本县，工作、培训、自学、业余写作互相补益，从未间断。1993年9月我的第一本书《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现代特异思维探秘》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4年那一届同学返回华师聚会，请了王老师参加，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他。王教授在聚会讲话中，要求大家实事求是地说一说，在这里听课两年，究竟有没有那么一点东西，在其后的工作、生活产生过哪怕是较小的作用？如果有，那是什么？会后自由交谈时，我回答王老师说，“我从课堂上学到的是慈悲心”。老师在后来为我《悠游人生》一书所作《序》中说，“这一回答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接着写到，他当年讲文学欣赏课时，选过一些体现古人为官之德的文章，认为能与传统美德发生感应，则被感动者也必须有真诚的品行。

1995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归集历年文章拟出版。请谁作序，自然想到了王教授。他是最合适人选，但又担心他每日忙得不可开交，哪有精力为非专





业学生的非专业作品写字。我去武汉开会时,曾不止一次到老师家拜访,听过师母亲口讲老师忙碌的情况。那时他尚未退休,已满头白发。惴惴不安多日之后,我还是选了部分书稿、代拟了序稿,用挂号信寄了出去。

没想到不出半月,便收到回信。捧读老师重写的序言,我深深感动、感激。老师未用常规序文的方式,采取了促膝谈心的方式。开篇点明我们的关系;然后叙述第一次返校聚会时,我回答他“听课两年,究竟有没有出现过在其后的工作、生活发生过哪怕是较小作用的东西”之问的感触;又提到我送给他的《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一书以及眼前的《悠游人生》书稿,肯定结识十多年来我对智慧的探寻、对人生的思索、对写作的爱恋不曾稍减,而是日渐深沉的可贵;老师接着说:“这部书稿给予我,一个教师,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鼓舞,不仅在它的内容,不仅在它在写作艺术上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它有助于驱散我今年常有的孤独感和沮丧感,对自己的专业生出新的信心。”老师是敞开心扉了,丝毫没有在学生习作前保持权威的冷静和矜持。老师还说,本书作者认为,写作,尤其是机关干部写杂文,可以防止思想僵化,防止精神退化,防止权力异化,这也是新颖独到的见解。

我高兴的不是书稿获得表扬鼓励,而是王老师敞开心扉交谈的仪轨风范,对我的教育、鼓励全在其中。青年时期我无缘拜入高校名师门下,而自36岁后,老师一直是我心中的精神导师,鼓励我在探寻智慧、思索人生、业余写作上一路前行。

1997年秋,一华师老校友带给我王先霈老师来宜昌参加学术会议的消息。我当晚到老师下榻的宾馆探望,请他延迟一天回汉,接他到宜昌县看一看,并请他跟我的文友们聊一聊创作。老师说,那就明天上午,正好火车票是明天下午的,能5点进站就行。第二天7点多我带车去市区接老师,然后看了金狮洞和小峰河棺木崖,中午在屈海燕餐馆吃便餐。餐后没休息,老师在餐桌上给七八个文友讲创作注意事项。老师说,一个作家,你写的东



西,首先要达到省级刊物的发表水平,进创作之门;其次你的眼光要盯住同类题材中别人没写过的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作家,主要看你贡献了什么新的人物类型和艺术方法。然后以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为例,讲看到邓一光发表的千字散文《父亲是个兵》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你父亲这个形象,是跟过去已有的红军形象不一样的,文学史上还没有过的。完全可以写成中篇小说,效果会更好。邓一光写好以后,又让王老师指导修改,发表于1995年,并获得鲁迅文学奖1995—199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虽然只是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却使久处闭塞之中的我们灵光大开,有了入门和求新两大努力方向,不会再做无头苍蝇。

2005年9月,1984级校友举办第二次返校聚会,我从深圳回武汉参加。这次聚会王老师也参加了。2017年,湖北省作协召开湖北网络文学研讨会,特邀我作为网络文学评论现场代表参加。会前,我到主席台上见到了一别12年的老师。那年老师正是我现在的年龄,78周岁,我请老师多多保重,而后回到自己的座位。老师在会上发言,我也在会上发言,摘要记录在2018年出版的《湖北网络文学评鉴2018》一书“湖北网络文学座谈会纪要”一文里,另有老师的论文《重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良性互动的趋势》和我的小文《亲历湖北网络文学20年》,收录在该书“湖北网络文学评论”一栏中。这对我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来说,是一次难遇的师生同台,是我多年追随老师的一次浅薄汇报,也是对我师承上贤的莫大褒奖。没想到那一面之后,就再也见不到老师了。

师恩泽两代,子去也,我虽怀恩,悲难衔草;
道义悟千年,身行矣,魂可住世,乐期续缘。
尊敬的王老师千古!





文章惟本色,极处无奇巧

■涂阳斌

1977 年高中毕业后,我先后在 18 个岗位上工作了 44 年,业余爱好读书、写作。我和胞弟阳文发表的各类文章不少,散文、随笔就有 400 多篇,120 多万字,其中人物素描 200 多篇。

我们的散文、随笔集中收在已公开出版的 4 本书里:《憨人杆司令》,20 万字,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2 年出版。《讲述 100 个乡巴佬的故事》,40 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出版,200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2009 年被湖北省农家书屋采购;《行走在大平原上的思索》,40 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出版;《本味》,30 万字,武汉出版社 2021 年 1 月出版。400 多篇散文中,有 40 多篇被各种选本选载,有 25 篇在各种评奖中获奖。

我的业余写作主要集中在散文上,散文写作又集中在写人物上,人物写作又集中在写“小人物”上,特别是底层小人物。

我的散文追求朴拙,注重细节,讲究白描。作家钱红莉在评论汪曾祺的散文时说:“汪曾祺炒出来的‘菜’,只放了一丁点儿盐,余下的,全是生活的本质味道。——他端出来的,永远是本味。”我也希望我的散文“端



出来的是生活的本味”。正如清代许奉恩在他的笔记小说《里乘》里所说：“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贵不繁华。”也如《菜根谭》里提倡的：“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只本然。”

我特别喜欢鲁迅、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集，凡我见到的，我都买了，也读了。尤其是孙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孙犁的作品清新、淡雅、朴拙，用白描的手法，读之要反复咀嚼，才能觅到弦外之音。如品画之留白，有想象和再创作的空间。每年我都会阅读多本散文新书。我还订有 10 多种报刊，如《散文》《随笔》《文学报》，从它们创刊至今，我每期必看。

散文好不好，关键在内容，内容出彩的关键是：一定要感动了作者自己才动笔。感动不了自己，也就感动不了读者。用我们家乡土话说就是：你放了油盐，人家会知道咸淡。

我信服贾平凹的“大散文”观。贾平凹在倡议写“大散文”时说：“在散文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

我习惯每几年就对自己的散文写作来个“回头瞄”，把其中的得失总结一番：1985 年，我在四川《当代文坛》第 5 期发表了《散文创作应该面向火热的改革生活》，后被《荆州日报》《仙桃日报》《荷花》等转载，湖北电台“当代文坛”专题节目主持人郭正清在节目中播出此文后，引发了一次关于散文创作的讨论。1990 年，我写作了《“非驴非马”与杂交优势——我们写作农村人物素描系列的一点体会》，发表在《新闻前哨》1990 年夏季号，被荆州新闻学会评为 1990 年度新闻理论探讨文章





三等奖。1998年,我写的《写作与我的生命情结》,发表在《文艺报》《湖北作家》《浅草》等刊物上。2021年,我应邀为乡亲蒋志红的散文集《笔走红尘 墨香花开》写序,也阐发了我的散文观——《散文要追求阳刚大美》,发表在《仙桃日报》桃苑副刊版。2022年,我写作了《“乡巴佬散文”畅想》,发在“今日头条”“涂阳斌乡巴佬散文店”专栏里。2023年,我又写作了《散文写作的文体探索一得》,发在我的5个自媒体账号上。

我的部分散文,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我想把散文写得纵横驰骋“野一点”,亦庄亦谐“趣一点”,追根溯源“深一点”;题材上宽一点,主题上多一点,结构上活一点,文体上野一点——有些篇章不是中规中矩的散文模样,有点非驴非马的味道。——大变革的时代,散文的“变”也在其中!

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是互相作用的。写得多了,特别是写了几百篇散文以后,如果文本没有变化,就有点味同嚼蜡。我在写作散文时,做了些文体方面的尝试,似乎有以下几种:(1)传统记叙文式的。如《忆贤木》《记定邦主任二三事》等。(2)微信集束式的。把在微信群零散的、有感而发的语丝收集拢来,按一定的专题进行整理,如已在报刊发表的《谈文说艺微信200则》等。(3)书信体式的。书信体散文,娓娓道来,似促膝谈心,温馨动人。如《打造文学的故乡——致我的乡亲余立功》《给妈妈的一封信》等。(4)书信加卡片式组合的。这种散文由两部分组成,前面部分是书信,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用书信来写,亲切自然。为了充分说明主题,在书信的后面附上读书笔记式的卡片,提供“论据”,适当展开,强化主题,方便读者阅读。如《沔阳六大文化望族简谈》《写作〈还我英雄陈友谅〉点滴》等。(5)问答式的。拎出几个你想在文中表达的“关键点”,用答问的形式行文,一目了然。如《我业余



写作 400 多篇散文的那点事儿——答高中同学问》《答网友问》等。(6) 第一人称口述式的。全文用第一人称,读者会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进去。如《“三落”何时“雄起”——河西村朱书记如是说》《我和温总理面对面——海峰村村民汪继云一席谈》等。(7) 日记体式的。中规中矩写齐日记要素,省略一些交代“五要素”的叙述性文字。如《朱冲为何有条陈家河》《土门忆往》等。(8) 戏剧对话式的。全文用 AB 两个角色对话,不加任何解说语。如《过故人墓》等。(9) 用歇后语串起来的。歇后语是民间瑰宝。围绕一个主题,在歇后语里淘金,“串”成“项链”,阅读效果也不比“长篇大论”差。如《歇后语里的廉政畅想曲》《歇后语里的狗年祝福》等。(10) 散文诗式的。诗人牛汉认为:“散文是诗的散步。”抒情散文、散文诗不妨写得诗意一点、华丽一点、唯美一点。如《那匹马》《东湖访月》《醒来了的土地醒来了的人》《住在老屋里的人》《迷迷糊糊的童年》等。(11) 格言式的。泰戈尔的格言式散文是经典,我们不妨来个“东施效颦”。如《读〈周年丰短笛集〉感言》《片羽集》等。(12) 全文押韵、一韵到底的。把散文当韵文来写,花点时间苦吟,但吟出来后,别有一番风味。如《韧劲颂》《生命之树常绿》《我们死也要保住月堤》《写一点“羊羔体”挺好!——致诗人车延高》等,都是一韵到底的。

近些年,博客、公众号、美篇……网络新玩意如雨后春笋。我也“大大咧咧”自封了“主编”,实名在网上“裸奔”:在博客中国的“涂阳斌的博客专栏”,已更新至 723 个帖子,点击 34 万人次。在新浪开辟的“曾一三的博客专栏”,已更新至 324 个帖子,点击过了 10 万人次。在“今日头条”开了个“涂阳斌的乡巴佬散文店”,贴了 643 个帖子,点击过了 45 万人次,粉丝 1 万余人。在中国作家网开了个“涂阳斌的作品集”专栏,贴出了散文习作 108 篇,算是弄了本电子散文书。在湖北荆楚网东湖社区注册“涂





家老大的散文”专栏,更新至 883 个帖子,点击过了百万人次。我希望我的散文插上网络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贴出的散文,除了被报刊选载,还被人民网、搜狐网等 50 多家大网站及公众号转发过多篇,有的篇章还被博士论文所引用。

我的散文还没有什么影响力。退休后,我用一段时间来整理,这是一个反刍的过程,我强烈感到,我的散文写作要“三去”:

去“小”,求题材之广博。写散文要多关注“大我”,少关注“小我”,多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尽量往大处写,让作品有点雄浑、沉郁、厚重气象,多一些张力。多读经典作品,多读《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等时文作品,让作品多一些阳刚大美,多一些生活的烟火气息。李春雷先生的散文就是榜样。

去“杂”,求思考之深邃。今后我应多写一点读者喜欢读的“艺术性散文”,在记述性散文写作上再上一层楼,多写一点记叙人物的篇章,特别是多写底层小人物的短章。

去“粗”,求语言之精湛。长我三岁的涂定卓大哥,校读我 30 万字的《本味》,帮我“揪”出了 46 处值得商榷的地方,令我感动。工作忙,业余写稿来不及多“推敲推敲”;退休了,时间充裕,当“下笔审千言”,多写一点给读者留下印象的佳作。

用心写作,我写我心,累且快乐!我不想停笔,停笔就意味着让镰刀生锈。一个勤快的农人是不会让镰刀生锈的。



一个“有意思”的人与他的创作

■刘耀仑

一、他是位很够意思的人

2026年1月5日,得到晓苏逝世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回应朋友的文字是:“特别震惊,特别哀伤。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这早离去!”

1月9日,是晓苏追悼会举行的日子,很想去送别。可是,那天偏偏是给我做髂动脉手术的医师约定复查的日子。

好多天我心神忧郁空落。除了关注悼念晓苏的文章,转了一条湖北文学界缅怀晓苏的报道,此外空白。这是我的默哀。等大势的哀浪过后,再写点文字吧,我这样想。

我不是晓苏的亲友,也称不上密友,但我们是校友、文友,先后就读华中师大中文系(后称文学院)。他1979年入校,那时我已毕业,在《长江文艺》工作6年。他一直称我为老师。他成为小说高手驰名江南塞北以后,我调离文学阵地以后,也依然如此,不支吾,是真诚的礼貌,是对编辑职业的尊敬。我当然不会因他尊称而失了自知之明,只把他视为处世谦和、襟怀不凡、“很够意思”的好友!





晓苏的小说处女作《楼上楼下》，发表在《长江文艺》1985年第12期，责任编辑吴大洪。他对大洪念念不忘。这期刊物和结婚证放在一起珍藏。那时，《长江文艺》有两个小说组，我是组长之一。我与晓苏见面、相处多是在省作协的相关会议或《长江文艺》的重点作者笔会上。他是《长江文艺》的中坚作者，笔会自然有他。隐约记得他的小说被评上湖北的文艺奖或地方杯奖，我参加过前期阅选推荐。此外，我谈不上有多少直接助力。正因为如此，才觉得他平时对我的尊重和友好并非功利，益发难得。

记得第一次去他家聚的时候，是乔迁新居，孩子还小，大约两三岁，上幼儿园。这孩子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苏也。《长江文艺》去了三四个青年编辑。我和刘益善，与苏也母亲刘勇同姓，晓苏笑咪咪地告诉女儿，叫舅舅，叫舅舅！我的心马上热乎起来，感慨晓苏太会发现亲近点了，也见识他作为作家的敏锐和灵醒。

有一个时段，晓苏担任华中师大文学院《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有一天，我在1996年第10期见到梁志群的评论《平平淡淡才是真——读刘耀仑〈我母亲的“女儿”〉》，同时还附了1993年5月发表在《长江日报》的原作（写我妻子与我母亲的和睦相处）。梁志群指出：“这种‘回复的诗意’的能力，能够显示出故事之外和之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它表现的是生活中被隐匿一面，常常是一般读者体味不到或熟视无睹的东西。”又说“这种对比和衬托的写作手法在作品中运用得娴熟而不露痕迹，给读者的触动和感染却异常强烈。”梁志群我不认识，何以注意到我这篇小文呢？我推测应是先被晓苏注意到，然后推荐梁志群评论。我看到刊物，不由得一阵感动，事前一点不知道。悄无声息做实事，行动先于表白，这就是晓苏。

2018年，晓苏在微信里见到我写的《书画家尹莲芝印象记》，主动联系我，希望在他主编的《文学教育》杂志上发表。我乐意地接受了。此篇也得到了省报和一家海外媒体的看重。可见，晓苏既有对老友的惠爱，又具有主编



的职业眼光。

2020年,我老伴在广州居住期间大病一场,遭受重创。从此我成了日夜陪侍的护工,写了一系列《护工琐记》和《秋雁杂记》,多发表于微信和“美篇”。鉴于琐碎和频繁,我从未向纸质媒体投稿,以免其难。只有家乡英山的《毕昇文学》杂志连载了系列的大部分。此外,华师大的《文学教育》、省委老干局的《当代老年》、黄石市《黄石日报》在我朋友圈看到电子版后,联系我选载。我很念谢,尤其是《文学教育》发表《秋雁杂记 30》这篇。

我有一段引言:“我写的《秋雁杂记 30》,首次在《文学教育》杂志微信平台配图推出,并在 2022 年第 9 期中旬纸质登载。深深感激晓苏及其同仁们!这篇回顾了我家两年间的经历,惊过心,动过魄。好在跨沟越坎终于过来了。此文有比较集中的回述,相当于小结。是以,我尤为看重。难得的是学术性比较强的《文学教育》杂志海涵了它,这份宝贵的关切和扶助当然让我感动和念记。”

我还想到 2013 年我到母校文学院给晓苏和几位老师送《刘耀仑文集》五卷本的情景。繁忙中,晓苏热情接洽,而且执意留我午餐。他在桂子山酒店订了包间,他夫人刘勇从家里带了白酒。午餐,我幸会两位名家,一位是原省作协主席王先霈老师,另一位是姓吴的当代文学评论家。进餐人不多,气氛却真诚、浓酽,能真切感受晓苏尊师重友。

除了儿子婚宴外,晓苏没吃过我家饭。我还曾被戏称他孩子的舅舅呢,真有点惭愧。2022 年 9 月 17 日,我决定做东,在八一路彭厨答谢晓苏,并且邀请高晓晖兼以纪念他退休。本打算做两个小专题,可是想到晓苏与晓晖也极熟,我就把两重意思结合了。晓晖在《长江文艺》时,与我同一个办公室。晓苏问我,把王先霈老师请来如何?我当然求之不得。多年前我受浠水之托,邀请王老师看闻一多故居和徐复观故乡,朝夕相处多天。我原担心王老师事多不一定能请得来,但没想到王老师很快答应了。





这当然首先基于王老师和晓苏之间的情谊笃厚而默契。刘勇开车,三位同车而达。王老师带来了签好名赠我的《王先霈文集》第一卷和第八卷精装本,晓苏带来了最新的短篇小说集《老婆上树》,还有他家乡保康的特产鱼腥草茶饮。二位的新书成了我上佳的精神营养。

至今,我的手机还保留着那天彼此间的微信记录。晚7点多,我发微信——“晓苏:我睡到六时过才醒,但头一点不疼。你们来,我甚是高兴。本想尽感谢之意,却还让您多礼了,酒也没喝(我那时一直不知道他是身体原因不能喝酒),我有些不好意思了。谢谢您和小刘,祝一切好!谢谢馈赠的大著,将认真拜读学习!”晓苏回复:“谢谢刘老师盛情款待!今天特别开心。”

我与晓苏微信最后存留时段,始于2021年1月15日,中断于2024年12月18日。2025年5月初,我与老伴去广州住了半年。下半年,我身体出了异常,9月在广州,12月在武汉,先后住院,两次手术。去年,我在朋友圈未看到晓苏发的内容,以为他繁忙,也没顾上询问,但万没想到他是病重住院了。2026年1月5日,得知他病逝,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痛惜!深深的痛惜!

他培养了硕士、博士,又热心扶助了一批文学后生,普惠所有追逐星光的人们,如此好的一个大善之人,才64岁,天不假年,怎不让人痛惜?他是富有才华正值盛产的作家。创作崇尚有意思有意义,擅讲更会擅写中国故事,却戛然而止,怎不让人痛惜?高校不乏教授、专家,可是兼有作家本领的高人似不太多。朱自清是,闻一多是,吴组缃是,季羡林是,曹文轩是,格非是。在我看来,湖北的晓苏、於可训也是。晓苏的逝世,不仅是作家队伍的损失,而且也是教育界的损失!

2023年夏,单位组织部分退休人员到神农架康养,我们乘火车到保康站,然后转乘汽车大巴。当我看到“保康”字样的那刻,脑子立马跳出了“晓苏”。啊,保康,晓苏的家乡,那个名叫油菜坡的地方,弥漫无数人情故



事无限风光的地方。哦,晓苏笔下的一切,既是保康的,也是中国的。

彭厨小聚之后,我随即抽空拜读王先霈老师和晓苏文集。《王先霈文集》第一卷,有文学评论教程、小说技巧探赏、论小说的问题特性、佛语哲思;第八卷,有散文随笔,有演讲访谈录。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没透露过,然而王老师似乎知晓我的需求和口味倾向。不知是不是王老师对我有所了解,还是晓苏对王老师有所提示。虽然我在华师读书时王老师尚未回到本校,未享受他授课,但是如今拜读大著,是再好不过的补课。于我,是非常贵重的礼物。

当时晓苏最新出炉的小说集《老婆上树》,签名日期是2022年9月17日,想不到竟是他最后与我见面的日期。

编辑,只是一种文字职业。过去,编辑只编不写或只偶尔写的人比较多。创作上编辑缺少体验,尤其需要向作家学习。编辑之余,能创作诚然很好。师长苏群曾这样示范。小说我写过一点,极少。几十年前在《朔方》我发表小说《逝水》,竟然被晓苏看到了,还特意夸奖;这小说也让我的学长李传锋提到过。两位小说家肯定,对我是小鼓舞。在调离文学单位19年后,我写了小说《石仙斋主人》,被时任主编认可,在《长江文艺》发表。在万松园的作家聚会上,晓苏见到我眉眼间都是笑,高兴地说:看到了您写的新小说!显然,对我这个老编辑一直关注,而且异于常人,细腻入微,知心,暖心。本想日后向这位热心的小说家取经纾困,然而他却遽然离开了。窗前,我对着桂子山方向凝望,叹息,复叹息。

二、他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作品

现在,我手边有三本晓苏赠的书,除小说集《老婆上树》,还有论著《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签名日期2018年1月9日;散文集《桂子山上的树》,签名日期2019年10月13日。三本集子,三种体裁,三种样式的





代表作,我逐篇看过,一行不落。每本有我划过的笔痕和零星的文字。

最近,我又重新翻阅,很是亲切,很是同感,晓苏的喜怒哀乐,见解、主张,仍然活生生逼真地展现在面前。晓苏在纪念彭荆风的文章中说过:“只要有优秀作品留下来的人,他将永生!”我想,现在的晓苏也正是永生的人。

我现在能做的,便是通过阅读,细细品味他经历过观察过乃至悸动过沉思过叙述过的人生、社会、大千世界。

我听过晓苏多次的创作谈,看过他多篇的创作认知,他有一个始终不渝的观点:“最好的小说,无疑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那种。”所谓意义,是思想价值。意思,是情调、趣味、审美。意思和意义水乳交融,才是完美的小说。然而,在中国罕见,世界范围内也不多。它的诞生,除了生活的积淀、思想的指引和艺术的支撑,还要依靠情感的渗透与智慧的照耀,还要等待天赐良机或灵感。晓苏坦言“比较喜欢那种有意思的小说。”第一个原因,这种小说不端架子,不板面孔,也不怎么作秀,更不装神弄鬼,往往显得很低调,很平实,有时还有点世俗,因此让人感到亲切,轻松,好玩。所以,晓苏小说中有很多白描手法的运用,“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第二个原因,生活中有一些没意思的状况,希望这种小说带来一点情调和趣味,让人们的心灵得到一些放松和抚慰。

晓苏认为: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看,有意思的小说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文学说到底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有责任让生活变得更更有意思。他不讳言对有意思的小说的偏爱:有意思的小说的确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有审美价值。首先,意义是理性的,意思是感性的,感性的东西显得直观,因此更具审美性;其次,意义大同小异,意思千差万别,后者自然丰富多样;再次,意义一般由内容而来,而意思则来自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所以意思多了形式感(美感因素)。

在我看来,尽管晓苏核心观点认为最好的小说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思。然而,他诸多具体阐释和大量的创作实践,对有意义和有意思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对“有意思”特别特别看重,几乎把是否“有意思”视为小说是否动笔的前提。

晓苏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都是有意思的小说。幽默、情趣、审美与小说水乳交融。无论是生发于乡村油菜坡的生活还是大学校园的生活,都是地道的中国故事,有一波三折甚至三波九折的情节,还有榫卯合缝的严谨结构。大众视角、精神关怀和个性语言,成了他创作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成为吸引广大读者的强大磁力。

写乡村生活的《老婆上树》《麦芽糖》《侯己的汇款单》《花被窝》《松油灯》等,写大学校园生活的《泰斗》等,都没有忽略社会大环境的映照、濡染,进而去捕捉人们在新的时态下情感中最敏感、最神秘、最疼痛的东西。情节貌似新奇怪异,而思味沉重不已。怎么办,走向何地,怎样行走,小说不负责答案,然而可以生动精微地萌出端倪,提供打量和思忖。这,恰也是人文关怀的应有之义。

强烈的故事性、情节的跌宕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属性,也是读者最习惯的阅读期待。尽管随着国门大开,外国的文学作品大量涌入,各种创作方法、手段被借用,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多彩,然而中国式传统小说,中国相当多读者(尤其民间)的阅读习惯审美口味不可能从根本上变更。晓苏似乎深谙这一点,所以他的小说特别钟情民间叙事立场(平民立场、人性立场、世俗立场)的选择,而且注意民间叙事的探寻、民间叙事的搭建,还有民间叙事语言的激活。从而实现了好读与耐读的统一、意思与意义的靠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他的小说形态,我感觉与刘庆邦的颇为相似。晓苏的这类小说,似乎不是时下最普遍最热乎的时髦,但我认为将永远是文学大潮中的重要一脉,而且不可替代。

其实,晓苏并不排斥西方现代小说及其创作方法、手段,他自己给学生还开过课。有一年,为强化小说新方式的实验,写了20多篇小说,在





《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5篇。比如《松油灯》，就是既现实主义又现代主义的。晓苏说，最终他还是选择现实主义，觉得写起来得心应手，而且作品也容易被大众喜闻乐见。

我细心读过晓苏小说，每篇故事新奇，情节曲折，趣味横生。他像老练的说书人，起始波澜不惊，逐渐把你拴住，进入他的艺术圈套，与他同频共振。故事再繁复，也符合情理逻辑和人物性格。结构上重平衡。他不仅重视情节，而且特别重视细节，因为细节是血肉，最能支撑真实。他不仅重视语言准确、洗练，而且重视语言的质感、趣味和张力。他小说中写乡干部在农家坐上上位后，胃口大增，“吃了两片五花肉，两块排骨，两坨蹄花”。没有制作的细写，只用“片”“块”“坨”三字就尽显了不同。散文中，他说“我对官职一向不怎么敏感”，而不是说“不感兴趣”；只说“我喝不了红酒”而不是说“我不喝红酒”。可知晓苏语言的艺术。

《老婆上树》，可视为晓苏新近的短篇小说成果，最能全面显现优秀作家的人文担当、艺术功力和才华。《桂子山上的树》是晓苏的散文成果，叙写父母、师长、朋友深情，凸显为人秉性风骨；也有创作访谈，闪耀艺术的真知灼见。《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是晓苏的理论研究成果，充分显现学者才具。与其它著述一起构成富有特色的文明锦绣。

晓苏说他对文学的追求是虔诚的，写作（包括创作）基于良心。此言不虚，他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实践印证了他的表白。他呕心沥血留下的优秀作品，将丰润我们的文库。

正如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吴义勤所言：“晓苏先生是一位对文学怀有赤诚之心的作家，他在当代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风格独特，成就显著，其对短篇小说艺术的探索为当代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学史会记住他。”



与命运和解:从弥生走向新生

——读陈章华中篇小说《弥生》

■王世安

人们常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有深度的文学作品,绝不会对现实生活中的荒谬和苦难保持沉默。作家总以手中的笔为长矛,向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堂吉诃德式的冲锋。

陈章华的小说一贯从小处着眼,扎根乡土,关注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生存困境。例如《混子是条什么鱼》中的亮月就是留守妇女的经典形象——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以亮月为代表的留守妇女必然陷入两个困境:一是作为成年女性正常的生理需求长期被压抑,二是作为独立社会人的精神需求长期被漠视。虽然作者在小说的结局部分非常慈悲地给了亮月开始一段新感情的可能性。可谁能保证在女性权益被漠视甚至剥夺的乡村社会环境里,这不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陈章华总是用包容的文字呈现人性的复杂,用克制的态度来批判社会的荒诞。像《吴有福的世俗生活》就用平和的文字直击乡村文化荒漠化问题——一座村民们集资建设起来的小学,又由村民们集体投票改为了龙王庙。粗看起来,学校在废弃后变为庙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私欲披着公义的外衣开始鼓与呼,麻木的大多数便默认三尺讲台变作烧香祭祀的神坛,吴有福多年来对教育的坚持就成了一个笑话。然后,他又用尽后半生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笑话。荒诞吗? 荒诞! 现实吗? 现实! 读完小说,我反思





自己的前半生,突然领悟到——这样的荒诞不就是曾经或者正在你我身上上演的现实吗?

小说《弥生》不仅延续了陈章华一贯的艺术风格,还有所突破。它通过一段计划外的回乡之旅,一步步揭开主角云鹏的身世之谜,将弥散在广袤乡村,纠缠着血脉、伦理、亲情的时代困境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在这部小说中看到了普通人的苦难,更看到了普通人的闪光点。

弥生,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查询了网络才知道这个词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新生,常用来形容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另一个含义是佛教用语,通常指的是世间的幻象和迷惑,是阻碍人们修行和觉悟的障碍物。小说以“弥生”为题,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主题——我们只有超越弥生,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小说中最让人同情的角色是张云英。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却陷入了最苦的困境。她是一个“女疯子”——一个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人权的女人。没有人在乎她的需求,没有人在乎她的意愿,她似乎是一件工具——唯一的价值就是生育——这是一个被极端物化的女性形象,甚至连本来的名字都不配拥有,被物化为带着性暗示和羞辱的称谓——“大绣球”。

张云英在不同的男性手中“流转”,像耕地的牛,像拉磨的驴,却唯独不像人。她先是被六指以苹果“诱骗”回家,又被猴子家“收留”,生下儿子后又被前夫用草绳强行牵走,最终溺死于冰冷的泥塘。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很可能都不清楚什么是性生活,什么是生育,却稀里糊涂地被性侵,稀里糊涂地产子,稀里糊涂地死去。她也有在意的东西,也有在意的感情,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

张云英这个角色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乡村女性的苦难。新闻报道中,将低智力或者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女性禁锢为生育工具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而现实社会中,健全女性被侵害的事件也没有完全杜绝。怎么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其实《弥生》也给出了答案——把女人当作



平等的、有尊严的人——当张云英的前夫要带她走时，猴子的娘为她梳头。整篇小说里，也只有这个瞬间，有人在意张云英作为一个人的体面。

张云英这个角色的悲剧不唯在其所受的苦难，也在于主角——她亲生儿子没能正视其苦难的一生。在小说的结尾，主角将对母亲的情感寄托在另一个“女疯子”身上时，这个角色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尽管她早已死去，可她终于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在儿子心中得到了重生。可是，那位无名无姓的“女疯子”，最终被主角丢在了服务区。“儿哇，儿哇，你哪多大头！”她拍着巴掌唱童谣的时候，是否把主角当作了自己的儿子？她会不会像张云英那样，流落到无名山村，像牛马一般流转在不同男性的手中？这是作者向整个社会发出的质问。

小黛，作为主角的爱人，代表的是现代女性的另一重困境——被落后的“贞操观”所束缚，陷入自我否定的情感障碍之中。实际上，小黛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女性。她既有能力又重感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说是很多男性心目中的理想伴侣。然而，她因为对爱情毫无保留的付出，使得自己陷入被渣男背叛的第一重困境，又因落后传统的规训，认为未婚先育的自己不再“干净”，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第二重困境。小黛一直将这两重困境归咎于自身的选择，所以才在主角求婚时说：“我配不上你，你应该找个更好的。”她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物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小黛对前男友“贴钱又贴人”，为什么却惨遭背叛？因为她前男友只是把她当作一件“有用的物品”。在自己处于低谷时，小黛是“有用的”，便视若珍宝。当自己飞上枝头，小黛便是“无用的”，便弃若敝履——哪怕小黛已经有了自己的骨肉。

小黛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再“干净”，配不上主角？因为她生活在将女性物化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荒谬的思想。正是因为她将自己视为“物品”，才会得出自己的身体被前男友“使用”过，已经被“玷污”了的结论。





幸运的是,小黛有主动破局的勇气。在被云鹏救下之后,便主动接近对方,试图寻找新的幸福——她为云鹏提供住所、创作条件,帮云鹏的同乡讨薪,推动云鹏回乡,为逝者擦身、穿衣,甚至瞒着主角做DNA鉴定为他寻找生父……这些富有同情心和行动力的行为在我看来都基于一个目的——通过无私的付出,抵消自身由“不洁”的羞耻感而生起的“不配得感”——本质上还是突破女性困境的一种尝试——实际上,大多数女性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如果遇到一个极端物化女性的“渣男”,便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现实社会中,女性若想要彻底走出困境,必须得做到两个独立——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唯有精神独立,才不会将命运寄托于他人,不会被物化女性的思想奴役,进而将自己物化。唯有经济独立,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给精神独立提供物质支撑。小说中的小黛是有局限性的,她做到了经济独立,却未能做到精神独立。但她也是幸运的——她遇到了云鹏——她帮助云鹏直面身世之谜,打开心结。而云鹏也没有辜负她的付出,令她走向了新生。

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夹杂着卑劣与高贵。猴子一生都活在“替别人养野种”的流言中,其悲剧在于男性尊严的长期被践踏。他对云鹏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抗拒认这个“野种”为子,却又割舍不下这份父子之情。懦弱了一辈子的他之所以敢挥刀杀人,与其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不如说是维护自己与云鹏的父子关系。杀人之后,猴子冷静地将云鹏交给六指,说要“物归原主”,看起来是走到穷途末路之后向命运的妥协,实则是为了“儿子”的未来放下了心结——那挥出的屠刀,斩断了铁毛的脖子,也斩断了猴子狭隘的父子观——从那一刻,他不再纠结于血脉和名分,他只希望“儿子”能好好地活下去——超越了血脉的父爱就此觉醒,这难道不是一种重生?

小说中的六指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唯一一次发火是因为张云英烫死了他的母亲。他将张云英赶出家门,一方面是因为丧母之痛,一方面也是掩饰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男人”的生理缺陷。他的人生困境在于孤独——他的



缺陷无法对人言说,更不可能找一个正常的异性伴侣。于是张云英成了他的第一重掩饰,而生有六个指头的云鹏便是他的第二重掩饰——他不可能有子女,却默认了云鹏是自己的儿子,这不能不说含有掩饰自身缺陷的目的。但人性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六指投注在云鹏身上的父爱。

在我看来,六指的父爱就像黑色的大地,深沉而无声。他偷偷送钱、教竹编手艺,进山抓斑鸠,出钱供云鹏上大学,已经超越了血缘的羁绊,最终升华成不求回报的、纯粹的无私父爱。

我认为《弥生》通过猴子和六指这两个角色,重新定义了“父亲”——父子关系甚至亲缘关系其实并不全然基于血缘,它其实是一种选择和坚守。就像文中的猴子和六指,他们在基因层面都不是云鹏的父亲。但在精神层面,谁能说他们的父爱是虚假的呢?

云鹏,这篇小说的主角,文中所有人物要么成就了现在的他,要么被他所影响——可以说,他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他的前半生,都受困于“身份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配得感”。他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野种”的身份,不敢正视自己的母亲、父亲,也不敢与小黛产生更深的链接。殊不知,造成他苦难的元凶也是“物化”。

当今社会,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物化女性”。其实,几千年来,男性同样是被“物化”的。伴随云鹏成长的,是“野种”这样一个带有羞辱性的标签。村民们没有将云鹏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而是将他当作猴子的附属品。而当这个“附属品”带着明显属于他人的标记——六个指头时,“物化”的条件便成立了——云鹏不是猴子亲生的,那便是“无用”,便是“野种”,便可以羞辱。为什么没有人在意这样做对一个少年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因为没有人将尚未成年的云鹏当作人!即便是云鹏成年了,他也未能洗脱被物化的痕迹——文中的“豺狗哥”见到他,脱口而出的称呼是“小六指”。

读《弥生》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叹息——每个人都在物化他人,每个人





都被他人物化；每个人都在困境中挣扎，每个人又造成了他人的困境——这样一个打不破的悲剧循环，如何不令人叹息？

云鹏想突破这样的困境，也采取了行动——一开始，他的选择是与过去一刀两断。可是，不堪的过去就像冤魂一般如影随形，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弥生》高妙的地方就在于，并没有给云鹏安排一个黄梅戏艺术里常见的“中状元、当驸马”的逆袭人生，而是让他在小黛的引导下，一步步地直面真相、直面苦难，最终与命运和解。

我的人生经历虽不算丰富，却也见过一些起起落落，因此也有一些并不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要改命，首先要认命，然后与之和解。所谓认命，是要看清楚自己的来时路，所谓和解，是要全盘接受自己的现状。与命运和解并不是向命运屈服，而是认清现状之后突破重生。就像开车，你现在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你首先要认清并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才能采取合理的驾驶策略。如果向命运屈服，因为路不好走便停下来，便会困于命运。如果不与命运和解，盲目行动，难免车毁人亡。

当云鹏与命运和解，所有人都迎来了新生——张云英作为母亲的身份被承认，小黛终于走入婚姻的殿堂，六指有人为他披麻戴孝……在小说的结尾，云鹏说：“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此时的他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以血缘为依据的亲子观，突破了将人“物化”的桎梏。他将小黛视作完全的人、将小黛的儿子视作完全的人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健全、完整的人。这一刻，他决定用爱来定义幸福，而六指、猴子的基因也在此时跨越了血缘，遗传到他的身上——这不是轮回，而是一次人性的跃升。

总之，《弥生》是一篇充满了人性的悲悯和力量的小说。它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思想——生命中的苦难永远无法避免，但善良、牺牲与守护可以成为跨越苦难的阶梯。我们必须永远葆有理解、接纳和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精神的跃升，从而达成个人乃至与之相关联的群体之命运的“破茧重生”。



行者王建生的书

——读《一唱越千年》

■梅 赞

我在新洲工作时,认识了一批文友,他们都是笔健之人,各式作品在省内外报刊集中“轰炸”,王建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几个老文友聚餐,吃饱喝足后,王建生拿出一本新近在长江出版社出版的游记类散文集《一唱越千年》赠予我。我手捧大书,高兴地大呼,今天是物质和精神双丰收啊。

《一唱越千年》共 32 万字,是王建生近些年游记类散文的合集。他说要做自己的行者,他用一卷文字做到了。读完全书后,我就用“行者王建生的书”为题写下我浅浅的读后感。

游记难写,主要难在难以出新。尤其是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信息何止是爆炸?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旮旯里,也没有信息的死角和盲区。因此,要写出不一样的具有新意的游记来,确实不易。

但王建生是怎么写的呢?在第一辑“历史寻踪”中,我就看到了他写游记的与众不同。这一编有 6 篇文章,除了写通城的外,其他 5 篇都是有宏大历史为背景的。而写这类的游记,难免会陷入堆砌史料、面面俱到、景点说明书式的窠臼,选择怎么写的角度较难。但王建生似乎找到了解题的





钥匙,那就是集中一点写透。比如他写潮州的《八月居潮万古名》,没有选择潮州的众多景点和美食,而是集中写了韩文公祠。他没有过多描述韩文公祠的恢宏气度,文化传承,而是主要写韩愈是怎样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上书皇帝而被贬潮州的以及他在潮州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除水患,治鳄鱼,弃蓄奴,兴教育,而受到潮州人民拥戴的事实,让游人来潮州而聚焦韩愈。这突破了一般游记的陈词滥调,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再看《草堂一唱越千年》,王建生同样将聚光灯聚在了杜甫身上,梳理了诗人穷困潦倒、心忧天下的一生。在写《天下情怀岳阳楼》时,王建生的笔墨也没有将重点放在岳阳楼本身的景致,而是聚焦与情怀相关的人与事,着力点放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写他的生平身世以及他苦读入仕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这也是岳阳楼的情怀。《滕王阁,中华文明的一座灯塔》,重点书写了写出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的王勃,这样就有趣多了。还有《伊犁——晚清天边的一抹亮色》,关注点也在左宗棠、林则徐及60名伊犁将军的故事上。因而,王建生的游记写法更有历史感,也更有知识性,也更耐读。

第二辑“山河行记”是行者王建生的足迹所至和记录,与“历史寻踪”不同,这是真正进入了漫游河山的游记书写。《川西行十日记》《走进大凉山》和《敦煌四日行杂记》有点像《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坚持日必有记,王建生也坚持日必有记,这三篇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访所问。王建生的这些游记,善于打捞散落在时光里的文化碎片,显示出沉重的历史感。如写川西汶川,写的第一个汶川人是大禹,我们才知汶川是大禹故里,曾有记载“大禹乃夏后氏之划时代首领,四千年前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石纽”。王氏游记,也有宏阔的画卷,从油菜花开的婺源,到阿拉善的胡杨树,再到中原的老君山、西南的泸沽湖、大西北的那拉提,还有万里之遥的欧洲,无不展现出一幅宏阔壮丽的画卷。王氏游记,涵盖了自然和人文两大部分,内容丰富。自然描写是游记不可或缺的,王建生在游记中也表现出了惊





人的描摹能力。如在《老君山记》中写“每当红日喷薄而出的清晨,老君山方圆百里,万壑烟霞,高耸的山峰如顺风扬帆的扁舟,航行于大海”;写泸沽湖的尼赛村“最美的风景就是‘寂静’,山不呼啸,树不摇曳,惯于叽叽喳喳的小鸟也假装酣睡;偶尔,一只被噩梦惊醒的山鹰,‘嗖’的一下冲出了树梢,像个冒冒失失的孩子,瞬间便知道自己犯了错,慌不择路地躲进了另一片丛林”。而人文的记录就更多,几乎每到一处都涉及人文历史、掌故传说。如讲格萨尔王自幼饱尝人间苦难,12岁那年在赛马大会上夺魁,而成为草原的大英雄,再成为部族之王,最后带领旗下30位战将降妖伏魔,夺取四大战役胜利,统领150多个部落,成为藏族人民拥戴的“岭国格萨尔王”。在王建生的游记中,他从来都没有弱化对人的记录。在5.12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和映秀两地,王建生用最深情的笔墨描绘了方杰老师为了他的学生,奋力举起双手,试图托起下沉的门框的场景,那一刻,我的泪不禁流了下来。在四姑娘山,他采访了当年已经86岁的老兵刘华安,将一名普通的士兵为国戍边的情怀书写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篇写域外的《文学欧洲行》,记录了作者参加长江丛刊中欧之旅的经历。从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到柏林,再到魏玛、布拉格,作者赞美了美丽的波罗的海;赞叹柏林是座历史悠久的活态博物馆,并在文中向马克思、恩格斯致敬;在歌德故居,体悟《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学魅力,还看了席勒故居,两个伟大的文学家竟同住在一座小城,而且他们有着一生的友谊,连死后两人也相伴而邻;遇见了布拉格的城堡,重要的是遇见了卡夫卡,这位极负盛名的作家生前竟寂寂无名,直至死后,他的作品才得到广泛传播。他通过这些书写,让我们领略异域风情时还能了解当地的历史人文。

第三辑“文脉薪传”主要是写人的故事。《一座村庄的念想》,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曾经的新洲县委书记白水田的光辉形象。这是一位上世纪60年代的县委书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年自愿从副厅级干部降为副县级干部,目的是带领贫困的乡村人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他和贫下中农一起干,挑大粪、下农田、插秧割谷,没有一样是不会干的。在他的带领下,新洲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县,白水田驻队蹲点的周铺公社五队也成为全县 20 面红旗之一。今天人们怀念白书记,其实是怀念一个共产党人真正为人民的精神。《独库公路,老兵在歌唱》写了一群在天山深处奉献的老兵,为修建一条跨越天山南北的公路,牺牲了 168 名士兵,他们的事迹让人肃然起敬。《共和国不会忘记》,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先烈蔡以忱的传记,内容详实,具有革命的教育意义。而《黑土地的魂灵》是“从延安到北安”的采风作品,王建生写了一名叫刘明启的农民,18 年义务照顾同村五保户崔氏父子的故事。其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常生活的琐碎,但刘明启为 80 多岁的崔父养老送终,花 1 万多元为崔子治病,是实打实的无偿劳动。问他原因,“我的魂在黑土地,把自个的良心放正”就是答案。《漠南第一府札记》描写了绥远城将军衙署,阐述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真理。《大别山下花朝会》则描绘了新洲延续了 800 多年的、来自鄂豫皖赣 4 省数十个县市的农家、商家聚集赶会的习俗,展现了“万人千车赶花朝”的空前盛况。《上完店品茶》则是福建柘荣县种茶、制茶、卖茶、品茶的全记录。这些文字,没有浮华的辞藻,没有无病呻吟的抒情,只有从泥土里生长出来与人民相呼吸的烟火气,让散文成为“灵魂的直白”,直击人心,读来亲切而又令人振奋。

王建生的《一唱越千年》,无疑是他散文创作的又一次突破。在他的文字里,我读到了历史文化的沉淀、烟霞撷英的诗意以及挥洒自如的从容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从“一”开始

■江清和

六十年岁月不可能一笔抹去,也无法归零,但又的确是重新起步,的确是从“一”开始。

我又上“大学”了,不是清北,不是武大、华中师大,是南湖老年大学,即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老年大学,属老年教育体系最基础的一级。没有选择省老年大学、市老年大学、区老年大学,我知道那些学校的基础条件、师资力量可能更好,只是南湖老年大学离家近,步行不过十几分钟。近才能坚持,老婆很有经验,几级老年大学她都上过课。

南湖老年大学挂了十几块牌子,上级许多部门都沉到了基层的这个点,武昌区文化馆南湖分馆、南湖街文化中心(文化站)的牌子也挂在这儿。工作后二十多年我一直从事组织、指导全省基层文化工作,如今成了这最基础一级文化单位的学员,从宏观到微观,从动口到动手,从政策制定落实到学习具体业务知识技能,转了几十年又回到了起点,完成了一个轮回,感触良多。

这里开了几十个班,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健身、技能等几十个专业 60 多门课,三层小楼大大小小的教室全是满的,从周一到周日每个时段几乎没空。凡是你想学的,这里差不多都能找到,这才是我多少年前理想中的文化馆(站)应有模样,原先的工作理想变成了生





活中的现实,令人欣喜。

选择了一门书法课,想以此修身养性,让自己静下来。过去曾多次买过字帖、毛笔和毛毡等,也信誓旦旦要练字,但每每提起笔,写不了几个字就走神,想起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心里发毛,最多不过十几分钟半小时,便草草收场,几次三番,无果而终。如今退休了,职场不需要你了,儿子成家了,孙女出世了,该静了,也能静了,充实生活,让字写得好看一点,凝神静气,身体精神兼修,正是练字好时光。

楷书是练字的基础,就从楷书基础班开始。老师选择的是“欧楷”,重点是其中的中楷,说最具基础性、审美性、实用性。周国友老师,第二届楚天书画院理事。他中等身材,平和静气,一看便知是长期书法修炼、笔墨浸染所达的境界,令人羡慕。微信空间里,有他的楷书、行书、碑帖等许多优秀作品,每一幅我都喜欢,跟他学习,投缘。

基础班,从执笔开始,周老师示范,五指法、三指法等,他说自己写了几十年,怎么握都行了。看来,只要不是彻底的愚钝,无论哪一行,只要坚持个几十年,都能进入“化境”,都能成为“解牛”的“庖丁”。

周老师要我们从学习笔画开始,从“一”开始,即从写一横开始。刚一听,颇不以为然,也不解,写“一”还不简单?可一提笔,手发抖,一横总是写不直,一会儿粗一会儿细,沉闷呆板,与老师写的,与教材示范完全不是一码事。

他说:写“一”,有“起、行、收”三个动作,“起”又有“切、提、按”三个细化分步,切下去、立起来、按下去,然后调锋换面,中锋笔肚“行笔”,“收”的动作与“起”相反。说“切”要轻,“提”要慢,“按”要实,说“按”简单,“提”不易。告诉我们把“一”写好了,练字才开始入门。横与竖、撇、捺、点等笔画道理相通,只是具体技法不同。学了笔画,而后学偏旁、间架结构、章法等。他告诉我们学书法要有耐心,要坚定信心,要不停地练,要边写边思考,要悟。



天啦,尽管自己写了几十年汉字了,尽管小时候就写过“大字”,大学时还上了几次书法选修课,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重新归零,不仅是归零,还要把过去几十年歪歪扭扭、随意涂画的写字坏习惯全都“擦”去,一切从头再来,我能行吗?几十年的“肌肉记忆”能够全部“擦”干净吗?还是老师那句话:要平心静气,要慢,要坚持。

我用傻瓜相机、手机照了三十多年了,很想学习手机照片的后期编辑加工,并跟着老师学习构图、色彩、用光等知识技巧,让自己的拍摄技术提高一点,外出旅游时拍的片子更美一些,老年生活更有趣一点,也正好调节一下自己看书、打字的单一生活模式,所以选择了这门外拍摄影课。报名时,下午三点到五点的班满员了,只能选择一点半到三点的。中午休息惯了,不休息很难受,无可奈何,只能如此。

第一次课是去龟山公园拍樱花。在武汉生活快四十年了,龟山还是刚到武汉时去过一次,在这大好春光里,出去走走看看,只当是春游和锻炼。

报名时,就听旁边的“老生”说摄影班的董宏伟老师很“牛”,他的班学员总是爆满。一到集中地点,才知道董老师的“粉”真多,乌泱泱一大片。有七十多岁的爹爹,有四十多的中年女性,大多是六十左右的婆婆。这帮人都爱美,女的大多涂口红、抹胭脂,一位七十多的爹爹也如此打扮,还有一位爹爹身着西装,打着鲜红的领带,加一枚金黄的领带夹,多少年没见过这般景象了,这群队伍本身就是一道别样的风景。我刚退休,又是新学员,被同学戏称为“年轻人”。

外拍班老生多,新生少,理论课上学期讲过了,这学期上来就是实操。大家簇拥着董老师,一个个举起手机,以铁门关为背景,把近处的樱花与远处的铁门关进行同框构图。马路上的车水马龙、路边的灯柱、远处的晴川饭店等,画面杂乱,董老师不断变换位置,变换角度,调整焦距,拍出的几张照片画面干净,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叫人不得不服。





同样的风景,同样的设备,不同的人出手,一为作品,一为“原生态”记录,天壤之别。我似乎悟出点儿什么,又说不太清楚。摄影艺术就是在满眼“原始”大千世界中,截取最具代表性的一框或抓取最精彩的一瞬,以滴水见阳光,为当下留影,为历史存证,给你美感,让你震撼。看到老师拍的,再看自己拍的,我突然感觉:过去走过的地方、拍过的风景,除了能勾起一点记忆外,别无价值。

龟山公园半山腰的早樱,毫不羞涩、毫不掩饰地全张开了笑脸,浅红粉白一片,如尽展笑妍的万千少女,热闹极了。树下俊男靓女摩肩接踵,有的着唐装汉服拍照,有的精心设计摆 Pose 打卡,地上人醉花,树上花醉人,枝头颤动,小草轻摇,春的气息撩拨得所有人摇摇晃晃。

董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一片“红云”之下,教大家拍逆光中的樱花特写。借西边一棵高大绿色乔木之阴,对准三两朵怒放的小花,调焦距,调光度,轻轻一按,微风中颤动的樱花定格了:黑黑的背景中展开的花瓣、支棱棱的花蕊及近旁的花萼、绿叶等活脱脱地推送到你眼前,让我“看清”了樱花的真相,确切地看到了它本来的样子,才知道自己过去的旅游、拍照等都是在朦朦胧胧、模模糊糊中度过的,时间和表情都浪费了。

从山腰到山顶,从樱花栈道到知音阁,俯视滚滚长江、万里长江第一桥和武汉三镇,仰观直刺云天的龟山电视塔,此时若能凌风“把酒”,也可其喜洋洋者矣。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半小时的课很快结束了。见老师操作,与同学交流,方知自己是真正的“小白”。无论是摄影第一拍,还是书法第一横,都把我打回了原形,回到了起点,一切从“一”开始,六十岁开启新的生长。



去黄龙水库找苏轼

■ 范先机

黄龙水库在鄂州临空经济区，在喧闹的尘世中，它坚守着恬静。我闲暇时总想前往，去寻找苏轼，放牧心灵。

每到周末，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出钢筋水泥城市，让心绪好好休憩。我和妻子一致推选黄龙水库为心灵的最佳栖息地。此地离鄂州城区不远，驱车不到 30 分钟，景色旖旎，堪称藏匿在世俗人间的仙境。更让人欣喜的是，这里浸润着苏轼的旷达、豪迈。在这里，仿佛能感受到他的文学豪气和处世魅力。

行驶在临空大道上，经济区现代气息扑面而来。钢铁巨鸟翱翔，把霸气喷洒在蓝天上。会议中心、文化中心、电商直播中心，个个恢宏气派。道路两旁，绿树成行，站成绿色的屏风。两屏风之间，各色各样的花朵争相绽放。我吟诵着苏轼“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诗句，为自己去黄龙水库做回闲人，感到十分惬意。

黄龙水库大坝，犹如一扇巨大的铁栅门，稳稳地插在两座山峦间，为流浪的水筑起一个安稳的家。伫立坝上，群山夹峙，水库如明镜铺陈，我的心也随之澄明。这一汪碧水宛如液态翡翠，色彩迷人。深绿与浅绿，随着阳光流转，恰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的绝佳注脚。恍惚间，苏轼头戴东坡巾，身穿青布道袍，脚踩麻鞋布袜，立于小舟之上，面含微笑凝望着水面。他似乎把黄龙水库当作了西湖，轻声吟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群山环抱，黄龙水库如婴儿般安静睡在摇篮里。四周山沟的汨汨流水，一路裹着躁动，汇集于水库，仿佛被教化为虔诚的信徒。水库的世界，静谧无声。闭上眼睛，凝神屏息，仿佛能听见宇宙深处传来的回响。顷刻，心中的块垒随之消融，心如水库一样平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刻，苏轼帮我们把眼前的平静水面，解读为历经风雨后的心境沉淀。

峰峦连绵起伏，犹如孙楚泊吹奏的《江南梦》，温婉柔和，空灵悠远。万水千山总是情。不是么，这里的山，因水的慷慨氤氲，脉脉含情，簇拥成“眉”，护卫着水库这只“眼睛”。在经济区奋进精神的熏陶下，神采飞扬，四季上演着大片，时时治愈人心。明媚春光里，万木萌动，春山争秀，“眉飞色舞”的律动呼唤春风在心田骀荡；夏阳朗照下，树木闪动着绿光，“眉开眼笑”的风采引人沉醉在稻花香里；习习秋风中，疏朗枝条有致摆动，“扬眉吐气”的神情迷惑桂花的香气悄然沾染衣角，久久不散；皑皑白雪里，银装素裹，“皓眉鹤发”神采吸引人去太虚神游，飘飘欲仙。正当我贪婪地欣赏着群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时，耳畔传来苏轼吟诵“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声音。我忽然明白，既然清风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眼前这满山绿意和一库碧水，不正是大自然对所有人的慷慨馈赠吗？

水库旁的小径曲曲折折，如银蛇蜿蜒。水库何其荣幸，近年打造的“十里红道”紧挨其而过，陡升其颜值，骤增其底蕴。红道，不仅美不胜收，而且环境优雅。尤其是夏日，天空烈日狂照，红道却阴翳凉爽，沁人心脾。每次来这里，我们都十分喜爱这条路，渴盼在这里燃烧卡路里。我们放下包裹，呼吸着负氧离子，兴奋地甩开手臂，疾步如飞。不一会儿，我与妻子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水洇湿了衣衫。“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仿佛在身边吟诵着诗句，鼓励我们继续前行。

树木葱郁，山林茂密，黄砂石铺就的小路，如写古体诗般，在林间平平仄仄。我们的情思也被曲径引向幽深之处。向山顶前进时，五脏六腑仿佛进行了一次洗浴，五官也得到一场保健。泉水的叮咚声、树木的翠绿、花草的



芬芳、虫鸟的鸣叫,如过海的八仙,各施才艺,直捣心的柔软处。身处林壑幽美之地,欣赏蔚然深秀的景色,情思如花湖机场的飞机般飞扬。苏轼仿佛跨越千年,来到我们身边,与我们一同登山。看到满山葱茏,翠绿欲滴,他脱口吟诵“峨眉翠扫雨余天”。见到路边簇拥的野花,他又涌起游览武昌西山时的冲动,仿佛要在石壁上挥毫写下“步上西山寻野梅”。峰回路转,分不清东西南北,苏轼却不愠不恼,还给我们讲述他游览庐山时,在西林寺题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往事。

太阳西沉,夕阳如一把刷子,涂抹着远山近水。顷刻间,水库铺上金箔。游人散去,垂钓者收竿归途,几只倦鸟纷纷躲进树林。天地归于沉寂,我心中忽生柳宗元的“凄神寒骨”,感觉此地“不可久居”,要尽快离开。“幽人”苏轼却站在水库堤上感叹:“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正欲驱车离开,又见到他仰天笑道:“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是呀,莫道桑榆晚,落霞尚满天。我与妻子相视而笑,索性寻石而坐,学着欧阳修,静静看着这场盛大的日落,感叹黄昏是白昼最后的抒情诗。这才是苏轼教给我们的——于无常处知有情,于寻常处品永恒。

夕阳撒下最后的余晖,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水库。沿途的村庄,家家窗口透出灯光,在黝黑的山峦映衬下愈发明亮。夜色阑珊,经济区远离白天的喧嚣,五颜六色的灯光弹奏夜色曼妙的旋律。阵阵夜风吹送,扑鼻的花香让人神清气爽。一路驾车,心里如路灯一样亮堂。见我不禁哼唱起“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旋律,妻子试探着问我:“今天找到苏轼了吗?”我踩下油门,心中一片澄明:“何止找到了他,更找到那个洒脱、自信、豪爽、大度的自己。”



尧治河的夏日

■ 孙 俊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见天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整个城市像是被丢进了一个大烤箱。于是寻一方清凉地儿去消夏，就成了很多人的向往和选择。刚一入伏，我便约起同事，逃难似的一头扎进了保康的深山老林里。

三个小时的车程，还不到十点钟，车子已停在尧治河风景度假区一家民宿的门前。迎上来的是一位面色红润、身体微胖的女子。我们称她老板，她却笑了笑，说：啥老板啊？论年龄的话，我该叫你们哥姐，你们就喊我个妹子吧！

—

妹子大名沈芳，今年 47 岁，长得有些富态，但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泼辣能干、心灵手巧的女人。她连忙把我们带到预订的房间，然后领着我们四下里看了看。白墙黛瓦，六间两层；七个标间，宽敞明亮；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她推开阳台的纱门，指着眼前的景致道：“瞧瞧，我们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天气特别凉爽，早上穿褂子，晚上盖被子，没得夜蚊子。我不是吹的，只要您们小住几天，就再也舍不得走啦！”

环顾四周，果然别有洞天。天空瓦蓝瓦蓝的，几朵云彩像洁白的棉花糖



爬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显得是那么地高远空阔。一条小溪从门前缓缓地流过,溪边有一条栈道,山傍着水、水依着山蜿蜒而下。偶尔有人从栈道上走过,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一排水曲柳挺拔在溪边,翠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一闪一闪的,一串一串的花巴掌(翅荚)像少女的玉坠婀娜生姿。这一向天气晴好,溪流哗哗地叮咚有声,在屋后的崖壁上形成回音,像是淅淅沥沥的雨声昼夜不息。

一条路,一条河,两层小楼,几畦菜地,四面环山,林木茂密,竹影婆娑……就像是一个画师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这一幅田园风光画。

我惊叹起来:推窗见山,枕水而眠,真乃风水宝地啊!

二

尧治河,最早叫马面河,亦称尧子河,传说尧帝之子丹朱在此治水而得名。它坐落于保康、房县与神农架的交界地带,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站在青龙山顶峰眺望,眼前是一幅会呼吸的山水长卷。群山如黛,托举着错落的白墙黛瓦;溪流似练,缠绕着蜿蜒的山间道路。曾经的矿坑,如今盛满了天光云影;昔日的荒坡,早已被茫茫林海所覆盖。每一片绿都透着生机,每一处景都写着变迁。

尧帝神峡是它的核心景区,有着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几年前,我曾经到这里旅游过,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这个 4A 景区和中国山区幸福村,几乎没有什么深刻印象。这一次,我们对一线穿珠的尧帝神峡和小众景点,要采取分段、沉浸式的游览,每天走一段,看一个点,悠哉乐哉。

晨光熹微,鸟鸣把天空打开。我和老张照例去散步,我们边走边山南海北地唠着闲话。然后,会在尧帝祠后的山坡上坐一会儿,看日出,看云卷云舒,看飞鸟划过山脊……清新的山风携着凉意扑面而来,舒爽极了。





上午我们会去玩“穿越”。步道蜿蜒于葱郁林海,脚下是湿漉漉的苔藓,身旁是清新的草木清香。溪水清澈见底,鱼儿缓缓游弋。阳光穿透叶隙,洒成满地碎金,蝉鸣鸟叫,林涛泉吟,时远时近此起彼伏,演奏一首无休止的山野交响曲。我们在溪边漫游,或逶迤而下,或拾级而上,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飞瀑为我降温,山风为我擦汗。一时兴起喊两嗓子,回音在山谷里久久飘荡。

这里的节令要比山外晚一两个月。我们像是误撞入了一个百花园,不时被一些奇花异草绊住了脚步。雪白的女贞与粉团的紫薇同框,龙牙草、还亮草,茅莓果、山麦冬,还有少蕊败酱、腊莲绣球、粉花绣线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醉鱼草是个显眼包,路边、溪旁和谷底一溜一溜的,摇晃着紫红的大尾巴似的花束,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芳香。鱼儿不醉人自醉。我们拍着图片视频,偶尔扫一扫查询不知名植物的名称介绍,惊叹着大自然的奇妙与博大。

山里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站在门厅里眺望,雨帘犹如飘逸的薄纱,轻轻地,一幕幕地拉开,山势愈发朗润,空气更加清凉。景区南门的瀑布水量陡然增大,从山顶披挂下来,白亮亮、哗啦啦,疑是银河飞泻。平日里,养生桥下干涸的滚水坝也翻滚着,挂着一帘瀑布,一向温顺的马面河,终于露出了汹涌澎湃的样子。

峡谷中有一座果冻湖,景色旖旎。因湖水含有磷矿伴生矿物质(包括镁、铁、铜等)而呈现独特的“蒂芙尼蓝”,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七彩光晕,视觉效果如同“果冻”般晶莹剔透,让人如梦如幻。

因为年龄和旅居的缘故,我们不去凑热闹,专选清静之处。对那些网红景点,如老龙洞、野人谷、三界洞天等则避而远之。走累了,口渴了,寻一眼清冽冽的山泉,掬一捧喝在嘴里,凉沁沁、甜丝丝的。

每一次驻足,都是山水的邀约。在药王谷、风情园,在寻梦湖、龙门寺,



在复兴路、勤廉广场,都留下了我们的印记。每每穿行在一钎子一钎子凿出来的隧道里,行驶在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挂壁公路上,我们无不为尧治河人的壮举和精神所震撼、所感动。

8月3日,襄阳“机车巡游特色小镇”活动在尧治河村举行。我们坐在乐游的门前,观看了最拉风的场面。近200辆各式机车轰鸣着飞驰而过。4岁多的孙子小淘高兴得欢呼雀跃。

下午三四点,太阳漫过山头,暑气很快消退。午休起来,端上茶杯,提把椅子,到小溪边去看云,听风,刷手机,发发呆,要么在门前的稻场里支起桌子打打掬蛋。

晚饭后,或到下面最近的降魔园去遛弯儿,或到一洞之隔的太极养生馆去转转。那里是高级场馆,一溜排的小别墅,还有大酒店、网球馆和娱乐室等,武汉、西安、河南等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一到傍晚,小广场上有健身、打牌的,有跳广场舞、唱卡拉OK的,热闹非凡。我们或远远地坐着,或陪小淘游戏玩耍。

夜幕垂落,天清气朗,满天星斗仿佛伸手可摘。仰望夜空,看着一弯新月,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夏天。小鸟睡了,知了困了,风声也柔软了,只有虫子的呢喃和溪水的叮咚。

每日的时光,就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林间悄悄地流逝。

三

周边的景点都玩遍了,就到村里去看稀奇。小区变景区,柏油路顺着山势蜿蜒上下,清一色的小别墅鳞次栉比,每家每户门前都种有果蔬,养着花草。鸡鸣猪叫,炊烟袅袅。偶遇老乡寒暄、拉呱几句。一个老人地坐在门厅下叭着旱烟,怡然自得。奶奶和妈妈在给小囡喂着饭,其乐融融……一片安澜,一片祥和。满眼的绿意,满眼的葱茏。恍惚中,就像闯进了“桃花源”。





我们悄悄跑到妹子的娘家,去“暗访”了她的食材基地。老两口住着村里统一修建的三百平方的别墅。房前屋后的大小地块里葱茏一片。一人多高的玉米在风中哗哗作响,已秀出嫩黄或紫红的流苏;一畦畦、一行行的蔬菜,有辣椒、茄子、黄瓜、白瓜,园包菜、小白菜等,全都嫩生生、油泛泛的;架上的四季豆一挂一挂的,坡上的南瓜圆滚滚的,或吊着或躺着,喜煞人的;猪圈里有猪,鸡笼里有鸡,棒子上有木耳,蜂箱里有蜜蜂,火厢里还挂着黑亮的熏腊肉;还种有很多的果树,桃子已罢园,枣子、梨子和柿子正挂着果。

两个古稀老人一刻也闲不住,见缝插针地开荒种地。母亲把现摘回的菜蔬挎光择净,父亲开着三轮一趟趟送了下来。我们一边拍着视频,一边发着感叹:这才是真正的绿色、环保、无污染、无公害。

四

2020年,在武汉上学、打工多年的妹子,想到了老家,想到了回乡创业。她心想,武汉再繁华没有自个儿一片瓦,别人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有把伞。老家人敞开怀抱接纳了她,给了她特殊照顾,让她在这儿建新房、开民宿。她最崇拜许三多,“不言弃,不放弃”,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把命运赐予她的苦在生活中酿成蜜。

妹子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她说:村里领导,景区上下那样关心和照顾我,我也要为“尧治河”这块金字招牌增光添彩。在她的理念中,开民宿,搞服务,一定要诚信经营,以心换心。妹子里里外外一把手,眼睛一掰,忙到天黑,像个陀螺被鞭子抽打着。啥时候都看见她系着一件围裙,忙进忙出。一辆二手小摩托骑起来,“突突”地像一阵风。她一手掂着勺,一手接电话。刚喝口水,抹把汗,“哎呀,快忙熄火(死)啦!”又一拨客人蜂拥而至。13岁的儿子小松放暑假在家,妹子就使唤着做个帮手,每天给小松开



10元工钱,就是要让他知道劳动的艰辛和挣钱的不易。

妹子的淳朴、厚道与热情,赢得了不少的口碑和回头客。游客近的有十堰、襄阳、武汉的,远的有贵州、西安、山东的,最长的住了48天,哪怕只吃顿饭打个尖儿,没有一个包弹的。她很自信:在全村几十家民宿和农家乐中,我虽不是最好的,但必须是一流的。所以,她家客房经常爆满,就连没有卫生间的203也被抢订。娘儿俩只好睡客厅沙发或阳光房。

她做得一手好茶饭,虽都是山里特色,没有大食大肉,没有山珍海味,但食材绝对新鲜,柴火灶,老手艺。腊蹄子炖土豆、土鸡子炖豆角,是妹子家的榜单菜;炒包菜百吃不厌,高山土豆香糯微甜很抢手;魔芋、阳荷、炸糊椒、石磨豆腐吃得过瘾;几片腊肉在大铁锅里一嗤溜,便氤氲出缕缕薰腊肉的醇香。她还生怕苦到、熬到了我们,想着法儿调剂伙食。米面搭配,有干有稀。中午,要给我们加一碟油炸小鱼儿或花生米,自个腌的韭菜、水芹菜开胃爽利。我们小酌怡情,日子赛似神仙。

一个月来,尧治河的山水给予了我们清凉,妹子的茶饭俘获了我们的味蕾,便有了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感觉。走进尧治河的夏日里,让人迷恋的不仅是它“半榻松风清彻骨”的凉爽,更在于那份“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和谐。我们感恩这片土地,解读着她的山水纹理和幸福密码——从一个“穷山村”到“首富村”,除了山高水长、林密洞幽以外,关键是尧乡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蝶变。

秋风至,雁南归,车子已驶离乐游好远,妹子还站在濛濛细雨中,向我们挥手致意。



清明念您如初

■左道庆

车载音响播放着音乐,四岁的老二忽然将脸贴在车窗上,指着车窗外:“妈妈,快看,蒲公英在追我们的车!”四月的风卷着白色绒球掠过公路,在风里跌跌撞撞,像极了二十多年前跟着爷爷跑过田埂的自己。

拐进村口的水泥路,奶奶早已坐在门槛择菜。竹篓里码着刚挖的蒲公英,叶片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她颤巍巍地往两个儿子手里塞熟鸡蛋,蛋壳上留着灶膛里的草木灰印子,和记忆里爷爷揣在兜里给我留的糖块,有着同样粗粝的温暖。

祭品装在竹篓里,除了香烛纸钱,我还特意添了纸质衣服、被子、鞋子和爷爷爱抽的烟。九岁的老大一眼认出路边的荠菜:“奶奶说这个能包饺子!”山路上的兰草花正开,明黄色的花穗在晨露里摇晃,恍惚看见爷爷弯腰采花的背影——那时他总说,这花晒干了能泡茶,比镇上卖的茶叶还清香。两个儿子蹲在路边研究蒲公英的绒毛伞,老公蹲下身教他们吹散白色的种子,阳光穿过细碎的绒毛,在他们发梢镀上金边,像极了爷爷教我辨认野菜的模样。

爷爷的坟还没有立碑,坟前的土堆在荒草里露出半截,我和老公从竹篓里取出镰刀,刀刃切入茅草时发出“咔嚓”的脆响,枯黄的草茎带着新鲜的草腥味倒伏在地,露出底下被压制的蒲公英嫩芽。



我握着镰刀的手顿了顿,想起爷爷临终前攥着我的手,掌心的老茧蹭得我手背发疼。

砍完杂草的坟前开阔了许多,我把早上买好的一束菊花摆在爷爷坟前,烧纸钱时腾起的烟混着草木的味道,奶奶站在坟前絮絮说着家长里短,说到孙女又给她买了新鞋、新衣……两个重孙儿乖巧聪明,要爷爷保佑我们健康平安……声音忽然轻得像飘在风里的纸灰。

站在坟前,我思绪万千。三岁那年,养父因车祸骤然离世,养母不久后改嫁。我总像个小尾巴跟着爷爷、奶奶(养父的爸和妈)。而爷爷,却用他那并不宽阔却无比温暖的怀抱,给了我温馨的家。从此,爷爷奶奶成了我生活里的主心骨,他们用粗糙却有力的双手,托举着我一步步往前走。

老屋院子里有棵樱桃树,每到春天,爷爷总会搬个小板凳,拿着旧书,教我识字、写字。他的手很糙,却把我的小手握得那么紧,一笔一画地写:“人之初,性本善。”那时的我,尚不知这几个字的分量,只觉得爷爷的声音像老树根一样沉稳。后来办了早教机构,给孩子们讲启蒙故事时,那带着暖意的场景总会浮现——原来爷爷早早就为我埋下了教育的种子,让我懂得启蒙之美,在于耐心浇灌,在于用爱启智。

爷爷还爱做手工。做斧头、扁担、编竹篓、编织渔网……他的手极巧,记得有次他在院子里扎风筝,竹篾在他手中翻飞,我凑过去捣乱,他也不恼:“做事啊,跟做人一样,急不得。”他眯着眼调整骨架,专注的模样仿佛在雕琢一件珍宝。爷爷的这句话总会在耳边响起,教育何尝不是如此?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风筝,需要用心打磨、慢慢引导,才能让他们在天空舒展翅膀。这一份对“慢”的坚守,成了我经营早教事业的底色。

上学路上,爷爷背着我的小书包,边走边说:“要善良,要守信。”看到蚂蚁搬家,他会停下脚步:“看,团结才能搬大东西。”花开时,他教我分辨红紫:“世界多好看,要用心看。”这些细碎的片段,如今成了我育儿与办学的灯塔——教育从来不是灌输,而是引导孩子去发现、去感受。





记忆里,爷爷总是很忙。为了凑齐我的学费,他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去地里,归来时裤脚还沾着露水,额头沁着汗珠。但即便再累,他也会在夜晚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看我写作业。

上学期间,爷爷奶奶的所有积蓄几乎全花在了我的学费里。每次放假回家,爷爷总让奶奶提前把腊肉从房梁取下,那是他们平时舍不得吃的年货,说我正长身体,学校的饭菜没有油水。饭桌上,他总把炒鸡蛋、肉往我碗里夹,自己却吃着腌菜啃着窝窝头,还笑着说:“爷爷牙齿不好,也不爱吃,这些你多吃。”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就像他总会在做完农活后,回家的路上还不忘摘些时令瓜果带回家给我吃。临到返校那天,他会从一层一层裹着的灰布衫内袋里,慢慢掏出用旧报纸仔细包了两道的生活费,掌心的老茧蹭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响,郑重地往我手里塞:“别省着,多吃点好菜,你看你瘦的……”

一次放假回家,远远看见田埂上有个弓着腰的身影,正挥舞着锄头在玉米地里除草。日头毒辣,爷爷的粗布汗衫湿透了贴在背上,露出肩胛骨凸起的轮廓。他每锄一下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左手扶着腰,右手用袖口擦汗,裤脚卷得老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上面爬着几条被草叶划破的血痕。风掀起地头的草帽,他伸手去够,却被杂草绊得踉跄了半步,好不容易扶住玉米秆才站稳。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的背有些驼了,像老树的枝干,虽弯却依然撑着一片天。

2015年本命年的盛夏,我下班后骑电动车拐过巷口时,突然被一辆疾冲的摩托车撞得锁骨粉碎性骨折。当晚八点,病房的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手机振动时,屏幕上“爷爷”两个字让我喉头一紧。电话那头传来爷爷颤抖的声音:“伤到哪儿了?疼得厉害不?要做手术吗?手术什么时候做?”每个字像被砂纸打磨过。我强笑着宽慰说只是小伤,却听见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喘息声,他匆匆挂断电话时,尾音里分明裹着哽咽。

那晚爷爷、奶奶一夜未眠。天蒙蒙亮时,爷爷就拽上六旬的奶奶,踩



着露水,走了几里路到镇口搭头班车。爷爷拎着沉甸甸的竹篮——装满攒了半个月的土鸡蛋和赶早宰好的老母鸡。赶到医院时,爷爷奶奶后背的汗渍在衣衫上晕成地图。

后来隔壁床阿姨偶然说起:“你爷爷啊,是真喜欢你。你手术前一天他还专门去寺庙给你求了平安符,在台阶上摔了一跤,膝盖都渗出血了,还笑着跟我说,‘孙女属羊,今年犯太岁。’”可这事儿爷爷奶奶对我只字未提。

2018年,我决定辞职创办早教机构。创业初期,遇到疫情,那段时间,内心一直很焦虑。我翻出爷爷送我的笔记本,扉页上是他写的“幼吾幼”,旁边注着:“当年抱你回家,雪下得真大,你在襁褓里不哭不闹,像知道爷爷会护你长大。”泪水忽然模糊了视线,想起他为我攒学费时,在昏暗灯光下编竹筐的背影——竹篾划破手指,他却笑着说:“筐子编结实了,才能卖得更好”。

疫情那年,爷爷的肺癌已恶化转移,却因封控被困在老家,我既无法归家,更没法带他去大医院治疗。视频里,他日渐虚弱却总说“等解封”,眼里满是期待。最后那两天,爷爷已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枯瘦的手指却反复摩挲着枕边的老年机。姑姑红着眼眶告诉我:“你爷爷啊,从疼得不能进食那天起,就一直拿着手机想说话,估计是想跟你交代些什么。”

终于等到解封那天,我和老公心急如焚地往家赶,冲进家时,看到爷爷躺在堂屋的地上,我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打转。强忍着泪水,声音哽咽的叫着“爷爷,爷爷……”爷爷看着我,喉结剧烈滚动,干涸的嘴唇张合着,却发不出半点声响。也许是回光返照,他的眼睛那么亮,牢牢锁着我,眼角缓缓滑下泪水。当晚,爷爷便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握着爷爷逐渐凉下去的手,大哭。两个姑姑抹着泪说:“你爷爷硬是撑到你回来,不然早扛不住了……”可如今,我连一句“爷爷,我回来了”都没来得及说。没能送他去更好的医院,没能听他再叫一声我的名字,成了我心底永远的遗憾……



阳光依旧明亮,可我知道,有些温暖永远留在了回忆里,但那些从爷爷身上学到的爱与耐心、善良与坚守,早已刻进我的骨血,在事业中,在育儿路上,延续成更广阔的温度。

风掠过坟头,两个儿子在追着蒲公英跑,发梢上沾着白色的绒毛,像极了当年我在老屋的院子里疯跑时,爷爷眼里的星光。

我又摘了几枝兰草花,用红绳扎成束放在坟前。下山的路上,老二突然问:“太爷爷是不是变成山上的蒲公英了?”老公笑着抱起他,说太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可我知道,爷爷分明还在每一片舒展的兰草叶里,在每一棵冒头的野芥菜旁,在奶奶念叨着“多带点鸡蛋、蔬菜”的叮嘱声中。

吃完晚饭,老公发动汽车,奶奶的身影在后视镜里渐渐缩小,却始终站在门口挥着手,嘴里还不停地叮嘱着:“开车慢些,到家了给我打电话。”后视镜里,几朵蒲公英绒毛正追着车尾灯飞舞,像是爷爷的叮咛乘着晚风追赶而来。忽然明白爷爷留给我的,从来不是物质的财富,而是一种力量——让我在成为母亲、成为教育者的路上,始终记得:最好的教育,是用一个生命去温暖另一个生命,就像他当年用掌心的温度,捂热了我整个童年。

风起了,携着兰草的幽香和泥土的气息,爷爷仿佛从未离开。当车灯照亮城市的霓虹时,我忽然懂得:死亡从来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而爷爷,早已化作我生命里的春风、细雨、兰草与蒲公英,在每个清明,在每个日常,温柔地提醒着——爱,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人间继续流淌。



银杏深处的时光

■ 易格滋

我曾多次到钱冲看银杏。第一次是某年初夏,我因工作上的事心里有些小疙瘩,一连数日心绪烦躁不宁,于是起了个大早,从孝感城驱车向西北,约 50 公里至安陆,过府河大桥一径西行,又约 50 公里,见一岔路口立着一块高过人头的青石碑,行草刻写,橘色油漆描着四字:王义贞镇。穿过镇街往北拐,眼前便有迤迤的山,不算陡峭,舒缓地卧着,沿途松树、杉树、栎树、樟树、朴树以及藤蔓交错,葳蕤的植物夹着水泥山道。行驶约 3 公里,便见钱冲银杏谷高大的山门,门前一片开阔的草地,想必是举办大型仪式或供来访者驻车之用。在坎坷不平的山地,竟慷慨地辟出这一片广场般的场坪,如此费力费钱,足见当地发展文旅产业的苦心。

钱冲地处大洪山南麓,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峡谷,是我国幸存规模较大的两处古银杏群落之一。谷底一条时宽时窄的河流,在或圆溜或狰狞的石头间左冲右突,平缓处水流静幽如虚空,凸起处的水声急吼吼让人心慌。溪流逆着我来的方向,哗哗向山外流淌。河两边有大小不一的梯田,高处种茶,低处植稻,陡峭的坡壁也不见空着,爬满密密麻麻的藤蔓,是山里人种植的丝瓜、葫芦、峨眉豆等藤类果蔬。南瓜的果实还没长成,只有拳头大,躺在褐色的石头上睡懒觉。它们的花从藤蔓织成的“绿网”里挣扎出来,如喇叭、如脸盘、如弯弯柳叶眉、如撮起嘴唇的嘴巴,迎着风,向着太阳照过来的方向,悬吊在风中飘摇,像大地上的五线谱。





正午时分的阳光白花花的,只够单车行驶的山路两侧,散落着几处小小的村落,黄泥墙、黑布瓦的老房子,藏于林深处。我喜欢看旧房子,旧房子是世间某些隐秘的藏身之所。探究它们,一度似乎成为我的执念。伫立在一堆残垣断壁前,想这儿曾经住过什么样的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风雨……

两边坡上的林子,由众多银杏组成,银杏树像个悠久古老的家族,大树小树相环相拥,搀扶相依。树密处像一堵墙,不透风,不透雨,疏处可盖下两三幢房子,一片白汪汪的阳光里,众多红蜻蜓、黄蜻蜓在低空嬉戏追逐,溪水在那里哗哗地闪光,像有很多打碎的镜子掉在水里。钻进林下的老房子,看起来经不住一场风吹,受不了一场透雨的冲刷,说得夸张点儿,你对着它吼一声,屋子上的残瓦就会稀里哗啦落下来,或者你憋足劲儿,鼓起腮帮子对着那屋子猛吹口气,那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小沟的泥墙,就会像筛糠似的抖动一番。可事实是,这些老屋子在这里上百年,风吹来,雨打来,它们依旧屹立在那儿,等着你来,等着你走,等着你的头发稀疏,胡子白了、眉毛也白了,直到你走了再也回不来,它们却还在这里,等着太阳出来,等着星星隐入天幕。

我问一位土屋前坐着的老婆婆,婆婆头发灰白,发丝闪着银光,一律往上梳至后脑勺儿,绾成一个圆圆的髻。婆婆道,这屋子是她父亲年轻时所建。她打量着我,说秋天来看银杏的人要多一些。我问她多少岁了,老婆婆神智清醒,口齿清晰,果断地把大拇指和食指叉开:“八十!”她说她的儿孙,要她去小镇上的楼房安享晚年,她坚决不去,她舍不得这儿的一草一木。老婆婆指的小镇,是我方才路过的王义贞镇。所幸那儿离此只几里山路,后辈们便早晚过来嘘寒问暖,协助她的起居饮食。

阳光雪白,如万道银箭直射山地,满谷的树木苍翠欲滴,路边一侧的悬崖上,倒挂着一簇簇洁白的牵牛花,一朵朵喇叭状的花朵迎着风,吹响迈向盛夏的号角。空气像被筛子筛过、滤网滤过一般纯净,天蓝得像一片海水,



让人想哭,风吹动满谷清新油亮的银杏叶子,哗哗啦如潮汐在奔涌。

那年秋天,我推开手头所有事,起个大早再到钱冲。山谷比盛夏时似乎开阔不少,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透明的金黄,旅游车把一车车游客送进去又接出来。路边的空场上有卖银杏果的,有卖土鸡、土鸡蛋、猕猴桃、黑木耳等山货土产的。

一群古老的银杏树中,有两棵活了三千多岁,她们躯干苍黑,满身的树皮如龙甲,枝叶浓密,树冠足有半亩方圆。她们枝上系满红绸带,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膜拜,求发财、求仕途腾达、求香火永盛、求长命百岁,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银杏腹部竖形的洞穴,状如大口,人兽可自由进出,穴周围烧成焦黑,据说是雷电起火所致。她们的腰部须三人才能勉强合围。三千年里,银杏如历史老人,冷眼观大到王朝兴灭,地壳沉浮,小至电闪雷鸣,天旱洪涝……岁月长河里的腥风血雨,一次次,轰隆隆劈头盖脸地向她们扑打过来,都没能毁灭她们。

青山依旧在。

我常常想,人之所以总是想着和大自然亲近,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我们是从树林里来的,我们的祖先是猿,所以与大自然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二是我们苦苦寻求的所谓智慧,所谓真理,大自然早就准备好了谜底,默默等在那儿,等着我们有一天去领会。

到钱冲看银杏,更适合在深秋。当你走过青涩的春天,当你越过蓬勃的盛夏,生命的征程已然过半,你已有过欢笑和泪水,接下来,是该来一场总结了。那满山谷的银杏叶子,金子似的在秋风里流淌,如万顷波涛。你曾经混沌不堪的心,瞬间变得澄澈、通透。深秋的钱冲,正应合了你命途中的这个节点:既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也是一场新旅的开端;是停泊,也是启航。

又至深秋,我怀念钱冲的银杏树,怀念山里的老房子、老房子门口坐着的白发老婆婆,以及山溪里哗哗的流水。





最忆端午油饺香

■余桂芳

小时候的端午,总是从厨房开始的。

清晨的门窗,悬挂着田野采回的艾草,堂屋晾着新榨的菜籽油、小麦粉,还有带露的荷花。

二伯坐在厨房的长条凳上,将小麦粉倒入木盆,舀一瓢井水,用力按揉,他准备要擀油饺皮了。二妈早已将红糖芝麻炒熟拌匀,把煮好的红鸡蛋数了又数,摆得整整齐齐。

吃过早饭,收拾好碗筷,大人们便在厨房进进出出忙碌着。二伯将擀好的油饺皮摆在笊箕中间,喊全家人来包。大家围坐在油饺皮周围,手指不停翻飞。约一顿饭工夫,又白又软的油饺皮,像吃饱肚的胖娃娃,你挤我,我挨你密密麻麻端坐在簸箕里,空气中散发出浓浓芝麻香和油香。

炸油饺,是故乡鄂东南端午习俗之一。它只在端午节出现。饺皮擀好之前,往面粉里滴入几汤勺菜籽油,饺皮就会油润生香。饺馅多为简单的白砂糖、红砂糖、韭菜、粉条等配料,几乎没有肉。入锅翻炸后,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可放置十多天。

小时候在乡下,过端午家家户户炸油饺,炸糯米粑,炸苋菜角,炸荷



花瓣,没有见过吃粽子,也没见过大人们包粽子。屈原和粽子的故事,是我回城后读课外书才知道的。而端午?炸油饺?,??不是为了纪念像屈原那样特定历史人物,而是源于远古?农耕社会,老百姓庆祝夏季丰收的典礼。?端午时节,麦收刚刚结束,满地金黄的麦子磨成面粉,绿油油的菜籽成熟后榨出新油。人们用当年的新面粉,和新榨的菜籽油制作油炸食品,美美吃上一顿,以此犒劳麦收期间的辛勤劳作,感恩土地神的保佑。又因为食材充足,端午气温湿热,易生病菌,油炸食品经过高温杀菌后,吃起来安全又卫生。因其色泽金黄、气味浓烈,在民俗中有“驱邪”“去晦”的象征意义。

那时候,过端午比过中秋节还热闹,从早到晚,厨房不断人,灶里不断火。油饺起锅的一瞬间,浓郁菜油香混合着清新面粉香,从厨房飘到屋外,整个院子都被温暖而丰盈的五谷气息填满。

还没等油饺凉下来,我的口水偷偷咽了好几回。它油润的香气已迫不及待往我鼻尖里钻。轻轻掰成两半,红糖馅早已软化成浓稠的汁水,缓缓从中渗出,甘甜诱人。一口咬下去,初夏的小麦香,合着甜润的红糖汁同时在口中铺开,那感觉就像田野追风跑了十里地,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乡亲们手巧,会给油饺包上黑芝麻馅,桂花馅,或者在吃的时候,蘸上一点白糖,或淋上一勺蜂蜜,让小小的、耳朵一样的油饺,变得口味丰富起来。

我最喜吃邻居孙奶奶的油饺。她七十多岁,瘦瘦小小,驼背,不知什么原因,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人,所以常年待在家里,几乎不外出。

在离开父母那些年,我总喜欢哭,有时因为手脚划伤了,有时是因为思念。每当这时,孙奶奶就会循声而来,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住大门框,用尽全力喊我的名字:“娃,别哭,到我这儿来。”

于是,我被孙奶奶带到她的房间,紧挨她的床沿坐下,她像蛋白环着蛋黄一样紧抱着我。





孙奶奶说：“娃，别哭，有东西吃。”

她絮絮索索地摸到一个红漆柜子旁边，打开柜门，从一个纸箱里摸出两只金黄色的东西给我。

是炸油饺啊，我爱吃。我顿时不哭了，非常听话地把两个油饺吃完。

孙奶奶早年丧夫，一辈子在田间劳作，她养育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晚年，她的背累弯了，农活做不动了，可又闲不下来，于是在农忙时节，她主动帮别人家照看小孩。

这在还没分田到户的大集体时代，简直是及时雨。那些忙着下地“挣工分”的年轻夫妇，因家中无老人照料小孩，都把孩子送到孙奶奶家来。孙奶奶一只眼睛失明，看不见很多东西，包括小孩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她都朦朦胧胧看不清。于是，一年四季，不管谁从她家门前经过，总看见她的双手在轻轻地摇。村里有一半孩子是睡孙奶奶的摇篮长大的，包括我和我的堂弟妹们。

后来，孙奶奶更老了，连照看小孩的力气都没有了。经常有孩子躺在摇篮吮吸手指，把被褥尿湿，而孙奶奶早已在摇篮边打盹。

她只好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了，被她们照料。每年端午节，孙奶奶的女儿们都会回娘家给她送礼，感谢母亲曾经的养育之恩。那些炸油饺就是她的女儿们给她送的。善良的孙奶奶，总是给我留一份，好让我这个没爸妈陪伴的娃，在哭泣的时候有一份慰藉。

十二岁时，我被接回父母身边。十六岁时，孙奶奶去世。她去世那天爸妈没告诉我，他们俩一大早乘车回老家奔丧。等我下晚自习回家时，他们回来了，才不经意说起这事。

我当时像被人从船上推落了水，脑子一片混乱，呆呆靠在门框，一动也不动。许久，我被人打捞上来，哇地哭起来。我把房门一甩，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很久很久。



爸妈是怕耽搁我学习,才没告诉我孙奶奶去世消息,我埋怨他们。他们总是忙碌,总是身不由己,哪能体会一个幼小的、无父母陪伴的孩子对爱的渴望呢。

孙奶奶虽然残疾,但她那个宝藏红漆柜,总有我想要的甜蜜。油饺,水果糖,奶糖,甜滋滋的味道,被孙奶奶一次又一次递送给我,一次又一次含进我嘴里,让我觉得童年没那么孤独和苦涩。

我有好多年没吃到炸油饺了,离故乡越远,越难吃上亲人的手工食品。特别是随着长辈们一个接一个离去,我已很少听说端午炸油饺这件事了。

商场超市、酒店联名,端午应景食品让人眼花缭乱,多得数不过来。那些花花绿绿精美的包装,打开一看空空荡荡,实物少得可怜,配料中复杂的工艺,压抑得人透不过气。

上周末,在名目繁多的端午食品中,我看到了油饺一样的东西,赶紧买了来吃。味道是咸的,面粉也不香,里面包着五仁,还有麻辣味的、椒盐味的,但那不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味道,我几乎流下泪来,匆匆吃完一袋了事。

在这个充满人间烟火的节日里,我多想变回小孩,坐在儿时的村庄,听孙奶奶再喊我一声乳名:“娃,别哭,油饺给你吃。”





●4月2日,浠水籍青年作家马亿长篇小说《隐身者》新书分享会在浠水县市民之家数字图书馆举行,与会评论家、作家围绕社会派推理写作的现实价值与文学深度展开研讨。

●4月4日,湖北青年作家林檎、废斯人新作分享会在罗田新华书店举行,两位作家分别围绕《药师变》《抵达森林中央》两部作品分享创作心得,并与读者展开文学对谈。

●4月4日,孝感籍作家、学者舒飞廉携散文集《居止在家山》做客云梦县“诗书里”城市书房,与读者共话经典、乡土与地域文化。

●4月6日,赤壁籍文化名家刘汉俊携《江天万里》《故乡的花开》两部新作回到家乡赤壁开展文学分享,并向家乡捐赠著作。

●4月9日,《水天辽阔——周承强生态小小说选集》新书分享会在黄石市沈家营街道综合文化站举行,与会作家围绕生态文学创作价值展开交流。

●4月12日,襄阳市文学院、襄阳市图书馆六〇三城市书房联合举办“生活没有说明书,但我们有故事可讲”主题分享活动,作家屠瑞结合新书分享基层生活书写经验。

●4月18日,鄂州市作家协会第28届谷雨笔会以“智创吴都·笔绘宏图”为主题举行,70余位作家走进科技展馆、产业园区、红色旧址和美丽乡村开展采风。

●4月18日,仙桃市作家协会庆祝建市四十周年“我与仙桃共成长”征文活动启动,引导广大写作者书写仙桃发展变迁与时代风貌。

●4月19日,荆州市作家协会第十三场“春风有信”养知读书会在监利市程集镇花果田园创作基地举行,重点研读两篇本土散文新作。

●4月22日,柯于明作品研讨会在湖北科技学院举行,省内外评论家、作家围绕其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与地域文化价值展开研讨。

●4月23日,应城市作家协会在应城市新华书店举办王天斌诗集《炊烟织成的外套》创作分享会,40余名文学爱好者与作者共同交流诗歌创作体会。

●4月23日,潜江市作家协会在市文联文艺家之家举办“作家共读 阅见潜江”活动,作家代表围绕阅读经验、经典作品和本土文学创作展开交流。

●4月24日,江陵县作协首期“鹤鸣·文心悦读荟”读书分享活动在县总工会举行,围绕慢阅读、深度阅读与文学写作开展交流。



●4月25日,荆州区作家协会、公安县作家协会联合赴公安县三袁故里开展跨区域文学采风,围绕历史人文、红色文化、生态文旅和基层文学组织建设进行交流。

●4月25日,沙市区作家协会举办名家面对面·文学创作分享会,邀请李鲁平以《虚构的河流与非虚构的河流》为题分享长江题材创作经验。

●5月7日,谷城少长咸集读书会暨“谷城作家作品分享会”举行,谷城籍作家汪长明结合个人经历分享文学创作与故乡情怀。

●5月9日,阳新县作家协会赴武汉与江夏区作协、湖北玉娇龙传媒开展交流,围绕区域合作、人才培养、创作策划和文旅融合等议题探讨合作。

●5月9日,汉川市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基地在马口镇七吴村吴家小院授牌成立,为本土文学创作和乡村文化振兴搭建新平台。

●5月10日,大悟县作家协会在县委党校举办文学讲座,周耘芳以《小小说,大世界》为题为会员和文学爱好者分享小小说创作经验。

●5月10日,黄州区作协开展“书写红色文化 赋能全域文旅”文学采风活动,组织作家走进革命旧址挖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

●5月10日,罗田县作家协会组织会员走进平湖乡万全寨开展“茶韵万全寨、文系罗田情”主题征文采风活动,以文学助力茶文化传播和乡村振兴。

●5月10日,潜江市举办文学创作改稿会,邀请朱朝敏、陈刚、马南等专家对26篇基层原创文学作品进行专题辅导和点评。

●5月11日,“楚风汉韵·侠义襄阳”网络文学及微短剧创作座谈交流会在襄阳举行,匪我思存与本地网络文学作家、编剧围绕地域IP打造和微短剧创作展开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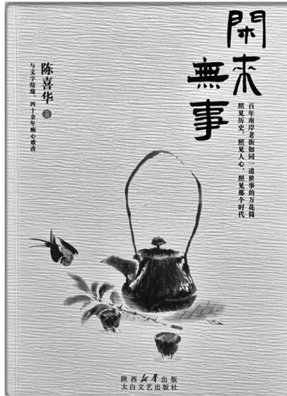
●5月11日,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走进谷城县开展汉水流域主题采风调研,为筹备新作积累创作素材。

●5月16日,鄂州市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在梁子湖区沼山镇吴都花卉基地举办谷雨笔会散文稿专题研讨会,围绕7篇散文稿件开展评析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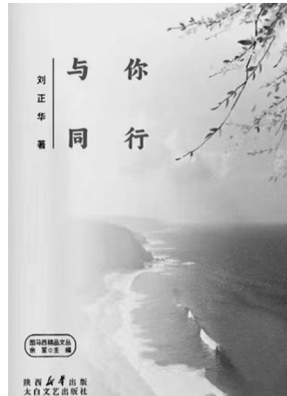
●5月16日,枣阳市文联、市作协联合开展“走母亲河·寻汉文化”文学采风活动,组织作家诗人沿滚河探访汉文化遗存和本土人文资源。

●5月16日,武穴作家协会2026年文学创作交流会在武穴市文化馆举行,50余位会员围绕创作成果、党建整改、文学沙龙和人才培养等内容开展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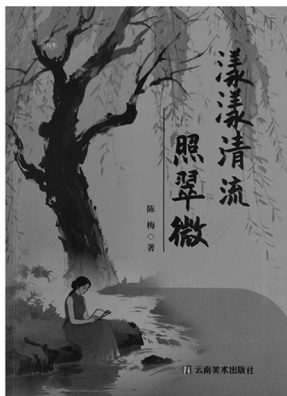
《闲来无事》 陈喜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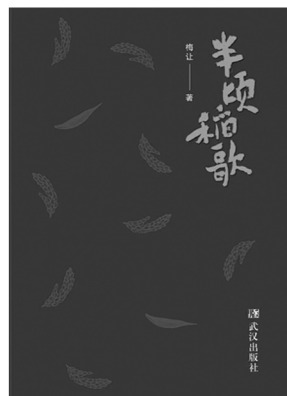
《与你同行》 刘正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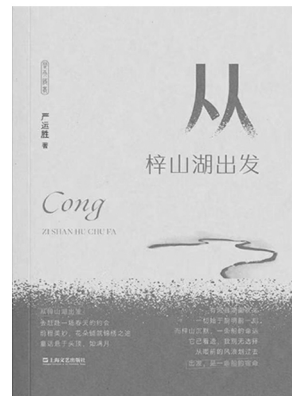
《悠悠汉江情》 蒋运泉/著



《漾漾清流照翠微》 陈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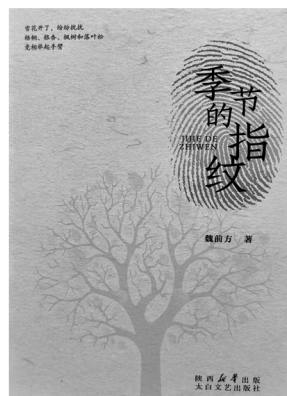
《半顷稻歌》 梅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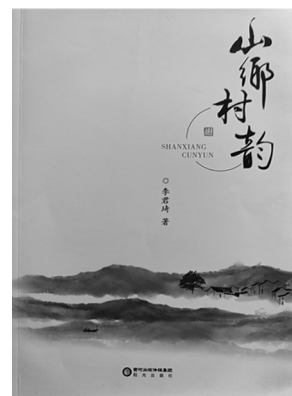
《从梓山湖出发》 严运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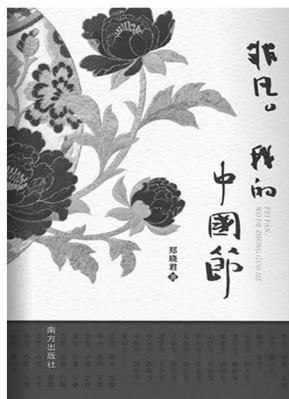
《半是烟火半诗意》 杨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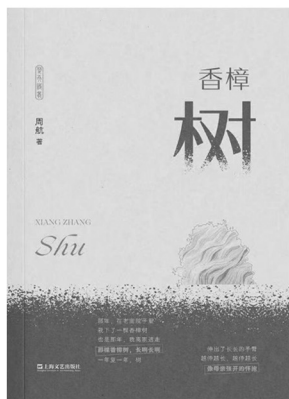
《季节的指纹》 魏前方/著



《山乡村韵》 李君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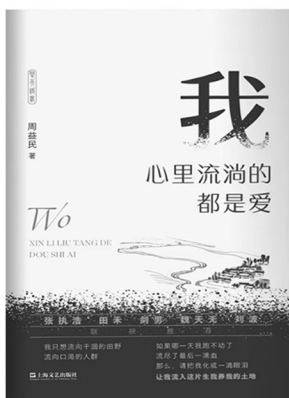
《我的中国结》 郑晓君/著



《香樟树》 周航/著



《风回赤壁》 李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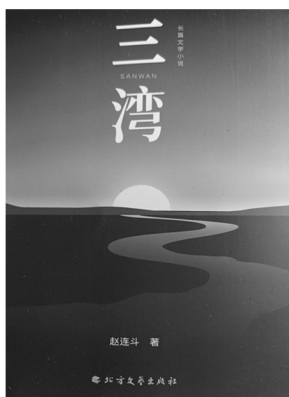
《我心里流淌的都是爱》 周益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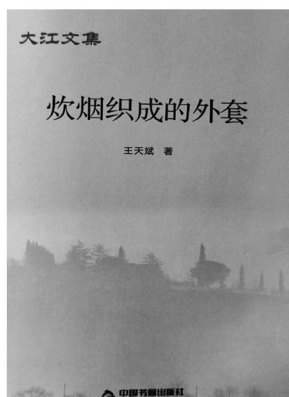
《大秦小吏》
刘俊民 张能敏 周毓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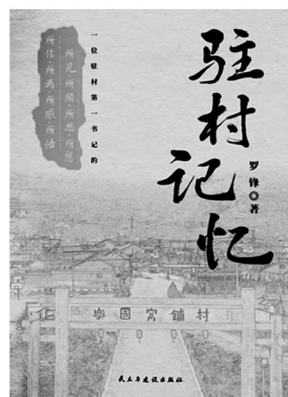
《诗词光武》 毛羽翼/著



《三湾》 赵连斗/著



《炊烟织成的外套》 王天斌/著



《驻村记忆》 罗锋/著